

P

I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In nine volumes.

Copy of an ancient
(Ca. 920 A.D.) work
in Chinese on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with astrological diagr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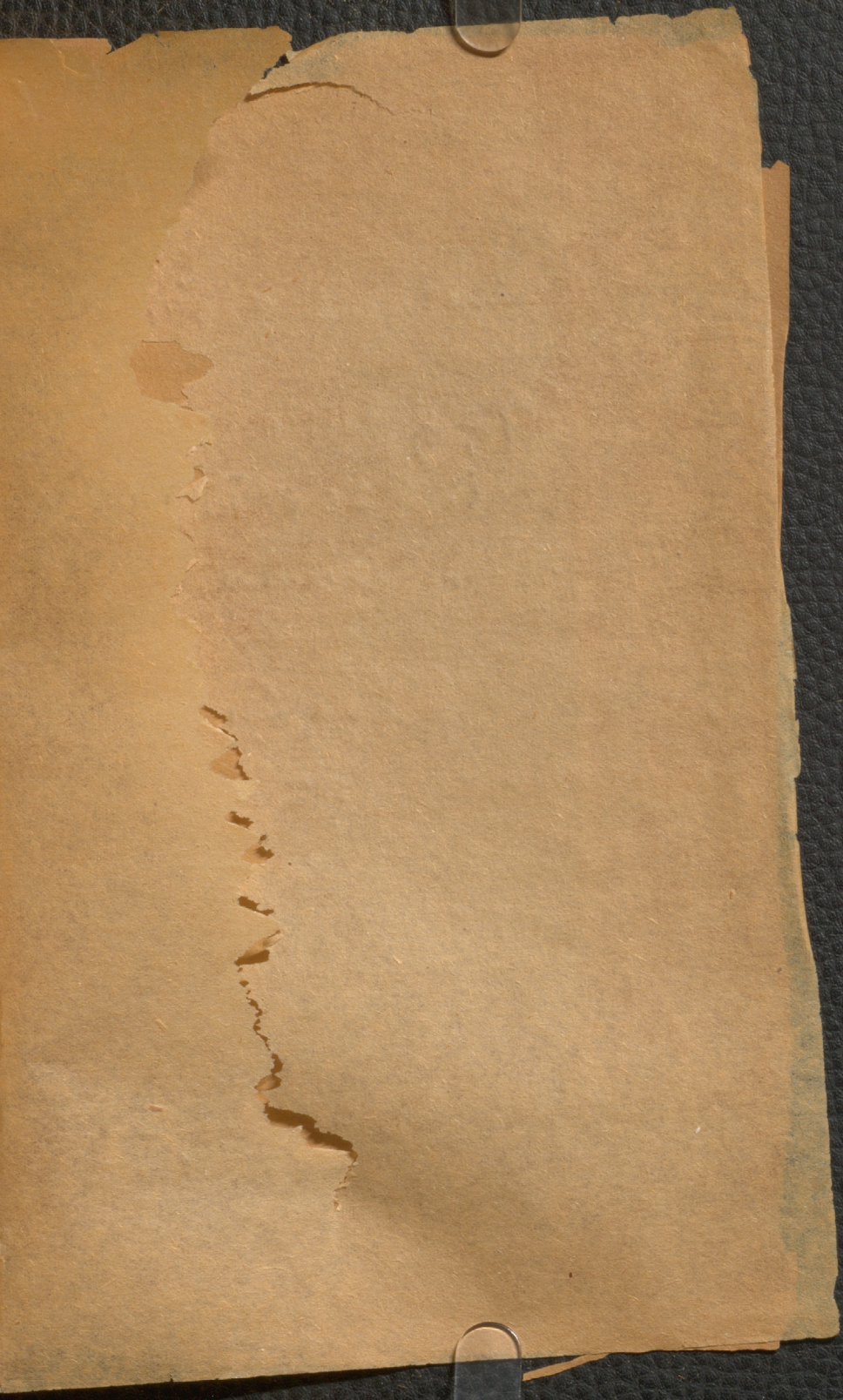
Published in

1920

Presented by Dr. Casey Wood
Hongkong, Sep. 27. 1926

問靈樞合編

北京中西醫學研究會藏版



馬元臺
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黃帝內經素

問靈樞合編

北京中西醫學研究總會藏版

民國十一年夏月印



苗帝內經馬張合註序

醫學發源始於靈素闡陰陽之祕窮生尅之原舉凡風寒暑溼燥火喜怒悲恐思憂致病之因藏府氣血筋
骨皮肉脉絡經穴受病之處望聞問切鍼灸藥石治病之法蓋言之詳矣秦越人得其解而著難經張仲景
傳其法而著傷寒論金匱要略華元化孫思邈精鍼灸而號神醫製湯液而傳方法類皆得力內經而非別
有神授仙傳之祕訣後之學者讀越人仲景諸家書誇為捷徑不復沿流以溯源卒令致病之因受病之處
治病之法多有游移鮮據者而有志之士乃從事西醫以求補乎中學之所不及殊不知衛生之法素問開
卷即言之蠟人之形詳於靈素者尤盡腦筋之說則內經所謂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又曰督脉入
絡腦督脉者發於會陰通於脊骨內合於腎腎上通心是腦筋固智慧壽夭之所寄至於剖解之說靈樞篇
中嘗一言之蓋古人亦從剖解而察其迹究其理然後著內經以垂教萬世是內經一書乃中西醫學之準
繩而為舉世之習內外科者所莫能外惜乎詞旨深奧索解殊難讀不終篇遂有束之高閣者茲得馬元臺
張隱庵兩家註釋合而觀之見其引經註經兼採王永冰吳崑朱永年徐公選莫仲超楊上善倪仲玉盧子繇
王芳侯王安道等十數家箋註而附益之復各出己見以申明之務使內經之奧旨微言皆顯豁呈露了然
于心目中西醫家屬為合刻以公同好抑亦行道濟人之一助與

宣統二年小陽月金陵王修卓成甫識于滬寓合肥李第

重刻素問靈樞注證發微弁言

漢書班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並無素問靈樞之名晉皇甫謐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論者謂鍼經即靈樞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唐王冰注素問作二十四卷宋史崧靈樞音釋作十二卷與舊志異不聞別有所據且注素問而不及靈樞釋靈樞而不及素問于二書亦不無偏廢之弊有明馬元臺先生注證發微分素問靈樞各九卷復還舊觀合二書詳加詮註參互貫穿洵足闡發內經微旨而為黃帝功臣歲久板刻漫漶原刊絕少近時即鈔載陽重刻之本亦不可多得坊賈每藉以居奇余因以家藏舊本重校付梓俾業是術者人人得而有之或亦濟世養民之一助也

嘉慶十年長至月既望古歛鮑漱芳席芬甫識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其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歛時五福以敷錫屨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于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且明于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鑿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注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道曖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書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序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其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淺見薄識之人其不廢絕為己幸矣頃在嘉祐中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乃

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歲遂乃搜訪中外哀集眾本寔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

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于世者得數十家鈇而考正焉贊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文或

沂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謬誤者六十餘字增注義者二十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并文疑義
于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廣生于無窮恭維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于
壽域矣

國子博士

臣高保衡

光祿卿直祕閣

臣林

億

等謹上

尚書屯田郎中

臣孫

奇同

校

守殿中丞

臣孫

兆重改正

黃帝內經目錄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

四氣調神大論

生氣通天論

金匱真言論

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離合論

陰陽別論

靈蘭秘典論

六節藏象論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

五藏別論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絡論

脈要精微論

平人氣象論

玉機真藏論

第三卷 三部九候論

經脈別論

藏氣法時論

宣明五氣篇

血氣形志篇

寶命全形論

八正神明論

雜合真邪論

通評虛實論

太陰陽明論

陽明脈解

熱論

第四卷 刺熱論

評熱病論

逆調論

瘧論

刺瘧論

氣厥論

欬論

舉痛論

腹中論

刺腰痛論

風論

痺論

第五卷 痿論

厥論

病能論

奇病論

大奇論

脈解篇

刺要論

刺齊論

刺禁論

刺志論

鍼解

長刺節論

皮部論

經絡論

氣穴論

氣府論

第六卷 骨空論

水熱穴論

調經論

繆刺論

四時刺逆從論

標本病傳論

天元紀大論

五運行大論

第七卷 六微旨大論

氣交變大論

五常政大論

第八卷 六元正紀大論

刺法論 問

本病論 問

第九卷 至真要大論

第十卷 著至教論

示從容論

疏五過論

徵四失論

陰陽類論

方盛衰論

解精微論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纂卷之一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于岐伯而作內經

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咨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

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被色寒暑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天啓玄札君民代

全元起謂素者本也乾鑿度以素為太素以素問為問太素義俱未安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

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

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真篇及五運行大論等篇

候而已猶不能偏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則諸臣似未有能及岐伯者

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歟如著至教論以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

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

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于鬼臾區少

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釋

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乃今詳攷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

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

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

元默無言。故擬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

歸六醫藥始于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

義以至黃帝。十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歷作樂。制為袞冕。舟車。畫野

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成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制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

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知肇自羲皇。其所

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闕格。晦經

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啟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則默。章節

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注。惟宋嘉祐年間。敕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

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

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

聖經典。以九為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而今析為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

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概闕此書。而蠱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張上古謂所生之來。天真天乙始生之真元也。首四篇論調精神氣血所生之來。
註謂之精。故首論精。而精相搏。謂之神。故次論神。氣乃精中之生。陽故後論氣。
馬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言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真人壽
註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真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真之本也。後篇做此。

昔在皇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齋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狗音循長上繫○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繼神農氏而有

天下都軒轅之丘以土德王故號黃帝神靈智慧也狗順齊正敦信敏達也此節記聖德稟性之異發言之靈方其幼也能順而正及其長也既敦且敏故其垂拱致治教化大行廣制度以利天下垂法象以教後世生知之聖人也後鑄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龍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敬敏誠信長而聰明

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史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正義曰言神異也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鄭斐俱訓曰狗疾齊連言聖德幼而疾連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為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為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鬚髯拔隨乃仰攀莫及抱弓而統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羣臣葬衣冠于橋山墓今猶在

廼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

天師尊稱岐伯也天者謂能修其天真師乃先知先覺者也言道者上帝也
張所貴師所以得道而設教故稱伯曰天師度越也度百歲者百二十歲也
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為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

張上古太古也知道調和修養之道也法取法也陰陽法也蓋陰陽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故能取法以和調是謂得道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靈樞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飲食有節不妄作勞養其神氣故能與形俱存而盡終其天年也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大道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修養之道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

卷一 一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九

之義見第五節
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
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按躋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
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年乃去也
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張酒能傷脾脾氣傷則不能宣五穀味而生氣傷矣以妄為常傷其神矣醉以入房傷其精矣言今時之人不知

道者縱嗜欲而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張藥色曰欲輕散曰耗真者元真之氣也

傷其精氣神也御其神也言不知道者不能慎謹調養而喪其精氣神也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張心藏神務快其心喪其神守氣矣起居無節耗其精矣言今時之人惟務快樂不能積精全神是以半百而衰也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聲者味甘而美如今蔗梨等物皆各有漿彼則以酒為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為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五臟別論岐伯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觀此則腎臟主藏精滿而不實可以持守

吾形有神不時御之義見上節務快其心而悖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張虛邪虛邪不正之邪也恬安靜也憺朴素也虛無不為物欲所蔽也言上古之人得聖人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恬憺無為是以志閒而少欲矣精神內守是以心安而不懼形勞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其欲是以皆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張故者承上文而言按異法方言論曰東

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北方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

下水土潤其民嗜酸而食胾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此五方之民隨天地萬物之所生山川

得所願也

其欲是以皆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北方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

下水土潤其民嗜酸而食胾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此五方之民隨天地萬物之所生山川

恬音甜
澹音淡
樂音洛

樂音洛

地土之高下衣食居處各從其欲彼此不相愛慕故其民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感其心註張此復言五方之民各有嗜欲淫皆安居樂俗而無外慕之思故雖有嗜欲淫邪不能傷其內也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註張上古之人無貴賤賢愚皆全德不危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註張德者所得乎天之明德也全而不危者不為物欲所傷也莊子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聖人也

馬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夫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王叔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真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虛邪但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為在人者非恬憺而靜虛無而空也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恬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真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慾所願故為下者能幸從此教而不悖也有所食則以為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感其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以皆能年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良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註張陰陽者萬物之終始也此復論男女陰陽氣血有始有終有盛有衰各有自然之天數材力精力也

馬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闕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註張七為少陽之數女本陰體而得陽數者陰中有陽也人之初生先從腎始女子七歲腎氣方盛腎主骨齒者骨之餘故齒更血乃腎之液

髮乃血之餘故髮長也按陰陽之道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離為女坎為男皆陰陽互接之道故女得陽數而男得陰數也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

大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註張天癸天一所生之癸水也衝脈任脈奇經脈也二脈並起于少腹之內胞中循腹上行為經血之海女子主育胞胎夫月為陰女為陰月一月而一

更平聲
長上聲

任如林
反

音考曰聖王月言意

卷一

三

周天有盈有虧故女子亦一月而經水應時下波也虧即復生故于初生之時男女構精當為有子虛則易受故也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張腎氣者腎藏

氣生于精故先天真牙者齒根牙也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張腎生骨髓生肝肝生筋母子之相

筋骨堅髮長極也血氣盛則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張陽明之脈榮于面循髮際故其衰也面焦髮

光膚熱肉是以身體盛壯六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張三陽之脈盡上于頭三陽

男子先衰于氣也再按足陽明之脈並衝任挾臍上行衝任脈虛而陽明脈亦虛矣

色血脈衰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張地道下部之脈道也三部九候

于腎天癸竭是足少陰下部之脈道不通衝任虛是以形衰而無子也

註此與下節言男女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為女陰中有陽其卦象坎凡醫書謂陽精先入陰血後

參橫氣來助精開裏血陰內陽外則成雜卦而為女其義甚明大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為女按培真篇

等書稱女子為男子者正以其外貌雖女而陰中有陽也惟陽精蘊畜于內至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

氣始盛仙經云先生左腎則為男先生右腎則為女蓋指始壯時言也故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

八歲曰腎氣實從腎始也腎主骨齒亦屬骨故齒更生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子七月而生齒七

歲而齒二十七有四而化髮為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

水由先天之氣畜極而生故謂陰精為天癸也按王水謂天癸為月事者非蓋男女之精皆可以天癸稱今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為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為血耶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交媾之時各有其精而行經之際方有其血未成交媾之時以血言廣詞要語諸書皆謂精開裏血血開裏精者亦非靈樞決氣篇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是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如下文所云耳或有男女先二七二八而精至者皆衝衰改然徒取夫耳任衝二脈奇經八脈之二也見骨空論任主胞胎衝為血海今二脈俱通月事應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每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故又曰月經經者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靈樞海論云衝脈為血之海又云為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佛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按血海之血雖曰既行而空至七日後而漸滿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知血之有餘以十二經皆然非特血海之滿也故始得以行耳又按肝經有太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脈言乃骨空論所謂衝脈者起于氣衝者是也不可以其有以太字而遂指為肝經之穴也又嘗論三才之道惟陰陽而已天之陰有餘故月滿而散彩地之陰有餘故為潮而溢人之陰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下至于天地人之陽氣則何嘗有陰虧哉由此推之則陽明勝者其德永貞而陰濁勝者陰側百出可知矣

又由是而推之則中國為主四夷似廣君子雖正小人則多美事之成難于多事皆可矣有斯世斯民

之責者當為之揚然精血兼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真牙由此

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

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為六腑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女子大體

經脈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頰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之交承漿却循頰後

廉入人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下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之交承漿却循頰後

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道

不通地道通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正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育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張八為少陰之數男本陽體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

靈樞經曰衝脈任脈皆起胞中上循腹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

血氣盛則充膚肉熱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

之脈不榮唇口故續不生焉是則男子之天癸溢于衝任充膚熱肉而生鬣鬚女子之天癸溢于

衝任充膚熱肉為經水下行而壯子也男子二八精氣滿溢陰陽和合瀉魄其精故能有子也三八腎氣

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張平足也均和也極止也至真牙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張四居八數之

極之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張腎為生氣之源男子衰于氣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衰頰白張根氣漸衰

竭矣平脈篇曰寸口脈遲而緩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

頹其聲商毛髮長陽氣衰故顏色焦而髮鬢白也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

極張肝乃腎之所生腎氣衰故漸及于肝矣肝生筋肝氣

衰故筋不能運動腎主骨筋骨皆衰故形體疲極也八八則齒髮去張數終衰極是以不惟頰

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髻白身體重行步不

正而無子耳張此復中明先天之癸水又藉後天之津液所資益也腎者主水言腎藏之主藏精水也受

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津液入心化赤而為血流溢于衝任為經血之海養肌肉生毫毛所謂流

溢于中布散于外者是也故曰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精也是以男子天癸至而精氣溢瀉腎之精化赤為血

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經常榮無己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天地之數終而天

癸絕然行于經故之榮血未竭也是以老年之人能飲食而脾胃健者尚能筋骨堅強氣血猶盛此篇論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

解附同 墮情同

頰頰同 頰頰同

音音

卷一

四

之血反從衝任而下是以面黃肌瘦骨德筋柔當
知經隧之血行于脈中衝任之血兼滲于脈外

註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凡
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縱氣來乘血開巽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為男其義亦渺大約陰氣不
勝其陽氣則為男 凡悟真篇等書稱男子者正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 惟陰精蘊畜
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 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訖二十有六歲
而化 二八腎氣已成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子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也 惟精氣溫
瀉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動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
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搖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于上
而皆焦髮鬢頰白 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 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
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竭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
藏藏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
無子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適
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
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張**此復申明天地陰陽之數止盡終于七七八八也天壽過度先
有餘而有子此雖有子然天地之精氣盡竭于七八之數者也 **張**天所稟之精氣盛也氣脈常通後天之地道尚通也是以腎氣
之精氣盡竭于七八之數者也

馬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者則雖八八已後亦能
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畧天地間之為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為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
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
癸也 王註以為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有子也 **張**此承上文而言惟
地陰陽之數也 修道者能出于天

馬上文言年老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乎人而言帝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
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卻
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竭者
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五師曰
天命之
性復歸
于元極

是謂真
人佛老
以真空
見性本
經謂空
中之真

南華經
百內難
于真謂
之至人

意於挂
切

愉音俞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膚若一故能壽敵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陽上古人言所生之來自然合道而能全其天真之人也天真完固故能幹旋造化災理陰陽吐納精氣與道獨存守神全形是以肌膚若冰雲綽約如處子壽過天地無有終極之時此由道之所生故無為而道自合也

謂之真人也天地陰陽真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謂之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真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真渾言全具故

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主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則真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歟無有終時蓋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真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六微旨大論曰與道合同惟真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溘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能修德合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于天地之間耳目聰明于八

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同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

益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能修德合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于天地之間耳目聰明于八

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同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

益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能修德合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于天地之間耳目聰明于八

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同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

益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能修德合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于天地之間耳目聰明于八

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同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

益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能修德合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于天地之間耳目聰明于八

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同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

益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能修德合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于天地之間耳目聰明于八

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同歸大道夫真人者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

別彼劣切

文言至人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而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

極時賢人者處塵俗之內鮮拘蔽之習取法天地如日月之光明推測象緯順逆二氣序別四時將與上古天真之聖同合于道亦可使益壽而至于壽敵天地之極此修道之賢人而由人以合天地凡以

至聖者也此帝勉人修為而不得以凡庸自棄故移精變氣章曰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

陰陽書云人中甲子從甲子起以乙丑為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甲戌起以癸酉為次逆數之此之謂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神藏于五藏故宜四氣調之脾不主時旺于四季月

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修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秋冬四時異氣當有善養生長收藏之道及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生之要道也故名篇凡言道者

春三月此謂發陳發陳發物故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夜臥早起夜臥早起發物故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廣步于庭夜臥早起發物故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夜臥早起夜臥早起發物故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

步于庭夜臥早起發物故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夜臥早起夜臥早起發物故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

五藏之志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生而勿殺生而勿殺子而勿奪貴而勿節

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四時之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王于春春生之氣逆則傷肝肝傷則至夏為寒變之病因奉長者少故也蓋木傷而不能生火故于夏火令之時反變而為寒病

此以下四節言當隨時善養生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數疎之故氣象謂之發

陳也五常德大論篇謂之政政與陳同据下文善秀容年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

子與同
長上聲
後同

與之而勿之奪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為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心藏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夏三月此為蕃秀張為茂盛而華秀也張陽氣浮長故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張夏至陰氣微上陽氣微下故為天地氣交

也夜卧早起無厭于日張夜卧早起養長之氣也無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張夏火土用事怒則肝氣易

使華英成秀華者心之華言神氣也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張夏氣浮長故欲其疎洩氣泄則膏肓

張凡此應夏氣者所逆之則傷心秋為痲瘡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張心傷至秋為痲瘡因奉收者少故也蓋

夏之陽氣浮長于外至秋而收故于內夏失其長秋何以收至秋時陰氣上升下焦所出之陰與上焦所逆

之陽陰陽相搏而為寒熱之陰瘡也夫陽氣發原于下焦陰藏春生于上夏長于外秋收于內冬藏于下今

夏逆于上秋無以收收機有礙則冬無所藏陽不歸原足根氣已損至冬時寒水當令無陽熱溫配故冬時

為病甚危險也○有云逆夏氣則暑氣傷心至秋成痲瘡此亦邪氣伏藏于上與陽氣不收之義相同但四

時皆論藏氣自逆而不涉外淫之邪是不當獨以夏時為暑病也

張四五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張即司天在泉

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則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于日蓋夏日

畫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陰陽書云四六日出卯寅時五月寅時則日高三丈矣▼其持已

也使此志無怒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不榮而實曰秀▼曰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怒則氣易鬱故

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于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長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

以巳同

秋三月此為容平張容盛也萬物皆盛實而平定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張寒氣上升故天氣以急

雞鳴早而出時晏與難俱興與春夏之早起少遲所以養秋收之氣也張陽氣下降故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難俱興

使志安寧以緩秋刑張神志安甯以避肅殺之氣收斂神氣使秋氣平

無外其志使肺氣清張皆所以順秋收之氣張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張凡此應秋氣者所逆之則傷肺冬

為殄泄奉藏者少張肺屬金王于秋逆秋收之氣則傷肺矣肺傷至冬為殄泄之病因奉藏者少故也蓋秋

寒水用事陽氣下虛則水穀不化而為殄泄矣張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平定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而

陰陽書云七月丑時在五更八月九月丑時在四更張使此志安甯而不妄動使秋刑緩用而不妄殺蓋用

刑不緩志仍不甯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者清淨也

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則傷肺金肺

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殄泄之病正以肺為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喜燥肺金既衰不能生

水腎水又衰不能攝水而脾土又不能制水故脾淫而殄泄自生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臟欲藏之氣哉

冬三月此為閉藏張萬物收藏閉塞而成冬也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張坼裂也陽氣收藏故

順養閉藏之氣必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張不可煩擾以泄陽氣張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張早卧

待日光避寒邪也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張夫寒就溫養標陽也膚腠者陽氣之所主也

主閉藏而心腎之氣時相交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張夫寒就溫養標陽也膚腠者陽氣之所主也

氣亟起以外應故無洩皮膚之陽而使急奪其根氣也此言冬令雖主深藏而標陽更宜固密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張凡此應冬氣者所逆之則傷腎

春為痿厥奉生者少張腎屬水王于冬逆冬藏之氣則傷腎腎氣傷至春為痿厥之病因奉生者少故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故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冰地以

氣乃凜其卧則早與秋同以其起則晚必待日光與秋異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若已有

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之汗與秋異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若已有

之病正以肝主筋筋之不能舉者為痿春木旺水廢則陽氣上逆而為厥厥之為言逆也本經明有痿

厥逆之謂也豈不少氣以迎肝臟欲生之氣哉

折折同
聖音器

空孔同

塞入聲

莫仲起

曰芟芟

也葉枯

也言四

時之氣

不行則

草木枯

槁而不

榮

芟音書

葉槁同

數音朔

下同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

上節論順四時之氣而調養其神然四時順序光肉天氣之和藏德不止故不下也

其運用不止故不必下而後謂之下也

蓋言天氣布于六合九州化生萬物而體位仍尊高也 天明則

日月不明邪害空數

天氣至光明者也明德藏德故晝明者日為夜明者月為若不藏而彰著于外是

以日光明陽因而上衛外者也

如人之陽天德不藏則虛其清淨高明之體而乘虛邪以害之故曰天運當

陽氣者天氣也此承上文而復言天德惟藏而無運用不息之機則地氣

上乘而昏冒其光明矣上節言虛其藏德之體此節言失其不止之機 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

降是以上應白露不下上節言天氣閉塞此節言地氣伏藏天地不交而為否矣

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

節言不運

能受其施化矣不施則名木多死 芟茂木也葉未裨也上節言天地之氣不施則名

用干四方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芟藁不榮

木多死此復言四時之氣不應則草木不榮蓋天

其動肅嚴凜之令矣風雨不節則失其溫和明曜之政矣白露不降則無海蒸濕澤之濡矣四時失序雖後

清涼之露下降故曰惡氣不發者言秋冬之令不特也風雨不節者言春夏之氣不正也白露不降者言

夏之氣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

賊風數起陰氣不正而偏勝也此總

結上文而言天地四時不相保其陰陽和平而

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 順聖人能

時之不和而修養其神氣故無奇滅之患矣

夫萬物有自然之生氣雖遇不正之陰陽而不至于絕滅惟人為

嗜欲所傷更逆其時則死聖人內修養生之道外順不正之時與萬物不失其自然而生氣不絕也

朱濟

公曰此即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義此

切藁槁同數音朔下同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一

二

乃借人以論天然在人亦不特兩目不明諸窳皆窳後世止以目論者蓋泥于日月二字而不考大義故

耳。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下降轉為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昏窳而天無以開之也。所以應之于上者，雲霧不精，白露不降，于下者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之理。正以其不能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者。五帝政大論歲金太過之下，有名木不禁。不甯唯是，非惡之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起，雖天地四時不能相保，如平常矣。為吾人者，失前四氣調神之道，陰陽升降俱乖，其度猶之天地不交，通耳當是之時，賦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四時多失，生氣已竭，未半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天道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所以生無奇病。本經有奇病論，大奇病論，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以百數也。按此聖人見前篇第十三節。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

陰不藏，腎氣獨沉。此論陰陽之氣隨時出入，逆則四時所主之藏且病于內也。少陽主春生之氣，春氣逆則少陽不升，致肝氣鬱而內變矣。太陽主夏長之氣，太陽不長則心氣虛而內洞矣。太陰主收，秋氣逆則太陰不收，致肺氣焦滿而內變矣。少陰主冬藏之氣，少陰不藏則腎氣虛而獨沉矣。首論所

奉者少，而所生之藏受病。此論四時之氣逆，而四時所主之藏氣亦自病焉。○濟公曰：少陽主厥陰中見之化，故少陽不生，而肝氣內變，心為陽中之太陽，故太陽不長，而心氣內虛。

馬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時而病不必奉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春氣，則少陽不生，少陽者足少陽胆經也。胆為甲木，肝為乙木，肝與胆為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心經，欲長之氣而無寒變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心，秋為痰癭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夏氣，則太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為表裏，今太陽不長，則心氣內洞，內洞者空而無氣也。靈樞五味論有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正與內洞之義相似。其心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肺金，欲收之氣而無痰癭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為發泄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迎此秋氣，則肺屬辛太陰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發泄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迎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少陰不能藏，而腎氣已獨沈，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四時陰陽之氣生長收藏，化育時陽盛于外而虛于內，秋冬之時陰盛于外而虛于內，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而培養也。○陽君舉問曰：上節言秋冬之時陰主收藏，此復言秋冬之時陰盛于外，陰陽之道有二義，與曰天為陽地為

陰天包乎地之外地居于天之中陰陽二氣皆從地而出復收藏于地中故曰未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陰已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所謂陰主收藏者收藏所出之陽氣也故與萬物浮沈于生

長之門張萬物有此根而後能生長聖人知培養其根本故能與張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張之有根本者如樹之有幹真者如草木之有性命也逆春氣則少陽不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所謂逆其根矣逆春

氣則奉長者少逆夏氣則奉收者少所謂逆其根則伐其本矣逆之則災害生逆之則死是謂壞其真矣故

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

佩之張言天地之陰陽四時化生萬物有始有終有生有死如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陰

者止于佩服而不能修為是知而不能行者不可謂得道之聖賢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張上節

地四時之陰陽有順逆死生之道此復言吾身中之陰陽亦有順逆死生之道焉蓋天地之陰陽不外乎四

時五行而吾身之陰陽亦不外乎五行六氣是以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所謂順之者陰陽相合五氣相生東

方肝木而生南方心火火生脾土土生肺金金生腎水水生肝木五藏相通移

皆有次若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內格者格拒其五藏相生之氣而反逆行也

註此承第五節而申言聖人盡善養之道彼不善養者失之也夫萬物生于春長于夏收于秋藏于冬則

陽則人身之陽氣正合天地之陽氣張秋冬而有養收養藏之道者養陰氣也張上節言少陰太陰則人

身之陰氣正合天地之陰氣張正以順其根耳故與萬物浮沈于生長之門張言生長則榮收則藏若逆

其根則伐本壞真矣故知陰陽四時者既為萬物之根本則是萬物之所成始成終為死為生之根本逆

之則災害自生如上文寒變痰癘發泄痲厥內變內洞焦滿獨成之類順之則苛重之疾不起如無上文

寒變痰癘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為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

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

之氣亂亂則必至于死也若果不能順而反之以為逆則吾身之陽不

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于內矣其災害死亡之至良有故哉

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

穿井鬪而鑄兵不亦晚乎張金匱玉函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

藏之氣已亂而五藏之病已成然後治之是猶渴而掘井戰而鑄兵無濟于事矣按此篇以天地之陰陽四

各傳其所勝故所謂從者四時五藏之氣相生而順行也逆者五藏四時之氣相勝而逆行也

註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靈樞逆順篇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正所謂聖人預養生長收藏之氣不待寒變痰瘕瘵泄痿厥等病已生而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而穿井闕而鑄兵其渴必不能濟而闕必不能禦也信已晚哉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篇首有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故名篇按靈樞營衛生會篇云言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蓋以天有陽氣積陽為天也有陰氣積陰為地也人稟天地之氣而生亦有陽氣亦有陰氣陽氣者衛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從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營衛生會篇有謂衛氣出于下焦又謂濁者為衛是也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出于足太陽膀胱經睛明穴而晝行于足手六陽經夜行于足手六陰經如本篇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等語是也又如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陽主外者是也惟其不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營衛生會篇又謂之衛行脈外者是也陰氣者營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營衛生會篇謂之營氣出于中焦又謂清者為營是也但陰氣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陽肺經太淵穴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陽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于手太陽肺經故營衛生會篇謂之大陰主內又謂之營行脈中者是也即本篇有營氣不從之營氣是也惟此篇營氣之營字正與靈樞營氣之營字同其餘素問營字俱書榮字蓋古營榮互書大義當以營字為是蓋陰氣在內如將軍之守營陽氣在外如士卒之衛外史記云以師兵為營衛則營衛二氣之取義者蓋如此又陰陽應象大論有曰陰在內陽在外陰之使其義曉然矣愚嘗思本篇有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辨論有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神聖論營衛二氣至精之義也然二氣均為人之所重而本篇所重在人衛氣但人之衛氣本于天之陽氣惟人得此陽氣以自生故曰生氣通天惟聖人全此陽氣而苛疾不起常人則反是焉靈樞禁服篇云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者信哉本為凡言陽氣者七諄諄示人以當全此陽氣也要之陽氣一全則營氣自從矣大義當以靈樞營衛生會篇及衛氣行篇參看為的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凡人受氣于天故通乎天者乃所生之本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致生之本本乎陰陽也是以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地氣之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骨節也兩手兩足各三大

教音朔

上章言

天地四

時之氣

不正而

聖人猶

能調養

此言養

天之氣

清淨而

庸人失

之故謂

自傷

陽氣者

太陽也

太陽主

天合少

陰之若

火而主

日故曰

若天與

節合小節之交共三百六十五會靈樞經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五音人有五臟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蓋節乃神氣之所游行故應乎天之歲月脈乃血液之所流注故應地之經水九竅乃藏氣之所出入五臟乃陰陽二氣之所含藏故皆通公曰天一生水氣乃坎中之滿也曰自古者言自上古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天真所生之氣也本乎陰陽者天真之有陰有陽也

也張三陽者風火暑也如不能調養而數犯此三陰三陽之氣者則邪氣傷人而為病矣夫人稟五行之氣而生犯此五行之氣而死有如水之所以

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張生氣通乎天是以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四時之序而能調養者也故聖人傳運其精神餐服蒼天之清氣以通吾之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張逆

天清淨之氣則九竅內閉肌膚外壅衛外之陽氣散解此不能順天按六節歲象論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

馮此帝言人氣通乎天氣人即陽氣見本篇第六節又曰衛氣靈樞衛氣行篇亦謂衛氣為人氣即稟蒼天之氣而生者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眾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于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上下四方為六合其氣之在地者曰九州其宛青徐荆揚豫梁雍氣之在人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二鼻二口一陰竅

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曰五臟心肝脾肺腎曰十二節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陰三陽經皆以通乎天氣也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所以為氣者三王註以為天氣地氣運氣義見第八九卷天元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高火犯邪氣則邪氣傷人故不使邪氣傷人者乃壽命之本也蓋蒼天之氣至清淨者也即前篇言天氣清淨吾能法天地之清淨則志意自治陽氣乃自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所以能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四時以運此身之精氣服蒼天之

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陽氣之所

以別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張上節言順蒼天之氣以養吾身

黃帝內經素問合卷卷一

陽主表
主開而
本于下
水之欲
從樞而
後出也

太陽之
氣上合
心神而
外浮故
曰神氣
因于寒
邪得陽

氣以外
禦因于
暑邪得
陰液以
散解是
以聖人

陳陰陽
和血氣
雖有賊
邪勿能
為害
絃音軟

因濕而
化熱

之陽此復言人之陽氣又當如天與日焉若失其所居之位所運之機則短折其壽而不能彰著矣夫天氣
清淨光明者也然明德惟嶽而健運不息故天運當以日光明天之藏德不下故人于陰由樞轉而上天
之交通表對于六合九州之外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夫陽氣生于至陰由樞轉而上出
故人之陽氣所以衛外者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夫陽氣生于至陰由樞轉而上出
因于寒而吾身之陽氣當如運樞以外應陽氣司表邪客在門故起居如驚而神氣乃浮出以應之神氣神
藏之陽氣也○莫神起曰按傷寒始傷皮毛氣分得陽氣以化熱熱雖盛不死此能運樞而外應者也如太
陽病發熱頭疼脈反沉當救其裏此神氣不能運浮于外故急用乾姜附子以救在裏之陽氣而外出焉因
夫在天陰寒之邪藉吾身之陽氣以對待故因于寒者欲其陽氣如此而出所謂陽因于上衛外者也

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張天之陽邪傷人陽氣傷外故汗出也氣分之邪熱
喝也如不煩而靜此邪仍在氣分而氣傷神氣虛故多言也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
也天之陽邪傷人陽氣兩陽相搏故體若燔炭陽熱之邪得吾身之陰液而解故汗出乃散也按傷寒論曰
病常自汗出者此衛氣不和也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故因于暑而汗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緘短
出者暑傷陽而衛氣不和也汗出而散者得榮衛和而汗出于暑也

小筋弛長緘短為拘弛長為痠張此言濕傷陽氣而見證之如此也陽氣者若天與日因而上者也傷于濕
也濕傷陽氣則因陽而化熱矣陽氣者柔則養筋陽氣傷而不能榮養于筋故大筋緘短小筋弛長蓋大筋
連于骨節之內故熱鬱而緘短小筋終于骨肉之外故因濕而弛長短則筋急而為拘攣長則弛緩而為弛
棄此言寒者濕邪傷人陽氣者如此因於氣為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張此總結上文而言因外淫之邪有傷于氣則為腫矣
則禁血泣而為腫矣四維四支也四支為諸陽之本氣為邪傷是以四支之陽交相代謝而陽氣旺于四時
朱濟有衰如四時之代謝故四維維相代也又問曰六淫之邪止言三氣者何也曰六氣生于五行暑熱

而不暢失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衛外也故天運當有此日以為之光明人當有此陽氣以為之衛外
是故陽氣因于上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大義見靈樞經曰燥勝則乾燥淫之邪傷人血液
傷氣節起語凡每節本文之病皆由陽氣不足所致即靈樞經謂衛氣為百病之母者是也
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于邪氣而為病也所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陽
氣猶天之有日也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失其所而不能衛外必折天

名之下▼唯陽氣不固故凡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傷矣所謂不能因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于冬之嚴
寒者當深居固密凡有意欲心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樞以開闢其戶戶不大勞若起居早暮有所驚

駭則神氣浮露無復中存矣。因于夏之暑氣者其體必有汗或煩躁而動則為喘渴或不煩躁而靜則亦不免于多言暑證者熱證也。故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張潔古云動而得之為中熱靜而得之為中暑。中熱者陽證中暑者陰證。○李東垣曰暑熱之時無病之人或避暑納涼于深堂大廈中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大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逼使週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散熱藥主之。若是夫農夫于日中勞形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按此篇大熱即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涼藥主之。玉機微義斷云使週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主之者為中暑蓋當暑月故名之猶冬月中熱為傷寒也。但大順一方是仲景太陽例藥東垣施用法且中暑證亦有于勞役動而得者中熱證亦有于避暑中靜而得者大故因人元當處以清暑益氣之法且中暑證亦有于勞役動而得者中熱證亦有于避暑中靜而得者大故因人元氣虛實不同故所變亦異治之者豈得無變法哉。▼一身之熱如熾炭然必從而汗之則邪從汗散矣。按此曰汗出而散熱論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不止。觀此二篇則暑證當發汗無疑矣。朱丹溪滑伯仁跌暑之不可汗也。遂以此二句為上文。因于寒之脫簡以為非寒則不可發汗殊不知風寒暑濕熱皆可發汗若暑證後世用香薷飲及木通澤瀉茯苓豬苓等利水之藥而愈者尤為便益。蓋難經以暑傷心者為正經自病要知心屬少陰若火暑亦屬火唯暑為能傷心如水就濕火就燥之義。但暑固傷心熱亦傷氣而又復發汗則汗乃心之液既傷心傷氣汗多又必亡陽唯心與小腸為表裏今服利水之劑使暑從小腸而下行滲入膀胱而去則病易却而元氣無損矣。此朱滑二氏所以不免于致脫者皆不知考暑論之義耳。余嘗注難經正義并載此義于四十九難中。暑之下▼因于濕氣之所感者凡人之有濕者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受之內濕者多飲酒漿醴酪所致也。其血氣薰蒸上行如霧首如有所包裹而昏且重矣。惟濕蒸為熱而不能除却大筋受濕浸熱蒸則軟而短小筋受濕浸熱蒸則懈弛而長軟短故手足拘攣而不伸弛長故手足痿弱而無力矣。▲按本篇下文秋傷于濕及陰陽應象大論亦有秋傷于濕等語則此濕者當為秋時所感也。▼因于氣證所致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不能制水水氣浸溢于四肢而為腫脹之疾。其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也。四維者四肢也。斯時也上文所謂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者是也。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敗都汨汨乎不可止

張此言煩勞而傷其陽氣也。按金匱要畧云勞之為病其脈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瘕陰寒精自出酸劇不能行蓋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煩勞則陽氣外張陰不得陽之溫固則精自出而絕于內矣。秋冬之陽氣固而收藏夏則陽氣張浮于外故益虛而煎厥也。精氣虛故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也。勝脫者州都之

官精液藏焉而又屬太陽之府太陽為諸陽主氣陽氣傷則壞其府矣。潰漏也言其州都之壞而不能藏精

泪流貌言其陰寒
精出而不能止也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夏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陽氣者實于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夏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陽氣者實于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
迫而厥逆矣按脈解篇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
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當與參看何以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壞也真泪泪乎不可
止者補所以坊水漬漬壞貌泪泪流貌蓋言疾勢不可遏也按本經煩勞則如王註所謂起居暴卒頃
受陽和又云精絕則如王註所謂傷腎與膀胱又據脈解篇則又關肝經喜怒是乃肝腎諸經之病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傷于筋縱其若不
逆而形中之氣絕其旋轉之機矣菀茂貌血隨氣行而茂于上矣薄迫也氣血並逆而使人迫厥也陽氣柔
主養筋血脈者所以濡筋骨和關節者也陽氣上而血逆于上則有傷于筋矣筋傷而弛縱則四體自有若
不容我所用也前節論外因而傷其陽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痲痺高粱之變足生大下受如
氣此因勞傷大怒而亦傷其陽氣焉

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為皴鬱乃
出而止半身沮濕者是陽氣虛而不能充身偏澤必有偏枯之患矣如汗出見濕濕熱鬱于皮膚之間則生
痲痺矣高粱厚味也厚味傷形氣傷于味形氣傷則肌腠虛矣高粱所變之熱毒逆于肉理而多生大疔蓋
膚腠虛而熱毒乘之有如持虛之器而受之也勞汗當風寒濕滲于皮膚之間則為皴為鬱乃生痲痺
乃血滯于膚表之輕證蓋言陽氣外衛于皮膚之間為邪所薄則淡滲于皮毛之血而為病矣故曰汗出偏
沮使人偏枯者言陽氣之若天與日宜普偏于九州也乃生痲痺寒薄為皴者言陽氣之外衛而在于皮膚
之間也高粱之變足生大疔者言陽氣之通會于腠理也○朱濟公曰經云微者衛氣疎疎則其膚空又曰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痲痺為大疔為皴為鬱諸證也陽氣者實于清淨若大怒而
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使人依薄上下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
筋筋將受傷縱弛無策胸膈膜脹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入當汗
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沮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制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遂者是也又人當
汗出之時左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為痲痺痲則較痲為大其
形類痲痺則較痲為小即所謂風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收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痲痺為大疔為皴為鬱諸證也陽氣者實于清淨若大怒而
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使人依薄上下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
筋筋將受傷縱弛無策胸膈膜脹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入當汗
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沮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制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遂者是也又人當
汗出之時左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為痲痺痲則較痲為大其
形類痲痺則較痲為小即所謂風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收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痲痺為大疔為皴為鬱諸證也陽氣者實于清淨若大怒而
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使人依薄上下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
筋筋將受傷縱弛無策胸膈膜脹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入當汗
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沮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制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遂者是也又人當
汗出之時左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為痲痺痲則較痲為大其
形類痲痺則較痲為小即所謂風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收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痲痺為大疔為皴為鬱諸證也陽氣者實于清淨若大怒而
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使人依薄上下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
筋筋將受傷縱弛無策胸膈膜脹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入當汗
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沮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制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遂者是也又人當
汗出之時左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為痲痺痲則較痲為大其
形類痲痺則較痲為小即所謂風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收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痲痺為大疔為皴為鬱諸證也陽氣者實于清淨若大怒而
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使人依薄上下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
筋筋將受傷縱弛無策胸膈膜脹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入當汗
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沮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制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遂者是也又人當
汗出之時左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為痲痺痲則較痲為大其
形類痲痺則較痲為小即所謂風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收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

宛音鬱
詩小弁
有宛者
柳亦註
為鬱
沮于魚
切
瘞作和
反
痛方味
反
為當作
膏當作
梁當作
丁後世
作斤
鼓織加
反

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上節言陽氣之不得從

致邪入

陽子經

俞此言

穴俞言

閉則邪

止在氣

分為

風瘧陰

陽俱當

固密者

也

皮毛曰表肌腠曰外邪則入于俞如邪在太陽雖陷于肌腠而不入于俞也

涼使寒氣薄立文府之中始則為故▲俗云粉刺▼鬱久則為座較鼓則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陽氣不固使然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論于上文蓋有開有闔有入者也本經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陽氣者水穀之精也故先養于五藏之神柔者少陽初生之氣也

初出之微陽而榮養于筋是以少陽之主筋也○莫子晉問曰首論神氣本于天真矣又屬五味之所生養

曰精氣神皆有先天有後天先天之神氣又藉後天水穀之精也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儻滿脈為瘻

生而資養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天之乙之精水穀之精也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儻滿脈為瘻

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為善畏及為驚駭榮氣不從逆于肉理乃生癰腫論開者一日而主北闔者一而收

從而內薄矣背為陽陽虛則寒邪痺閉于背而形體為之俯僂金匱所謂痺俠背行是也如陽虛不能為榮

血之衛邪陷于脈中而為痺留連于肉腠之間金匱所謂兩刀使癰是也如經俞之氣化虛薄則傳入于內

而于及藏神矣心主脈神傷則恐懼有失肝主血故其病發驚駭也全匱要畧云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

因邪入于經俞故內主藏氣也如邪逆于肉理氣不和則生癰腫經曰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

為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此言陽氣不固致肉腠薄于和則生癰腫經曰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

為異重陽氣之外衛也○濟公曰外衛者首重皮毛皮毛不固則入于肉理脈絡矣莫子晉曰高粱之變逆

于肉理乃生大疔外淫之邪逆于肉理乃生癰腫皮毛肉理皆陽氣之所主故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燂穴

清凈則內腠閉拒邪弗能害如肌腠固密即邪傷皮毛止不過癰瘡之輕疾耳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燂穴

俞已閉發為風瘧張此言表氣與邪氣逆陷于肌腠之間而為瘧也肺主皮毛魄汗未盡表邪未去也形弱

雖陷于肌腠而表氣不入于經是以穴俞以閉風瘧但熱不寒之瘧也表陽之邪與衛氣相遇則發熱也夫

通暢人即安和靈樞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蓋三焦之氣通腠理太陽之氣主皮毛是以表氣邪

氣陷入于肌腠則傷元真之氣而太陽之氣仍在外也如肌腠之邪留而不去則轉入于經俞蓋五藏經氣

之相合也此節論表氣實而肌氣虛是以表氣同邪並陷于肌腠之間太

陽之氣與五藏之經不相合故穴俞以閉也此注當與傷寒論注疏合看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凈則肉腠

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張此重調養元真之氣而肌腠之宜閉密也夫寒暑始傷于

經脈或為寒中或為熱中或為偏枯或成積聚或入府而生或干藏而死邪氣淫佚不可勝論故曰風者百

病之始也人能順蒼天清淨之氣而調攝其元神則肉腠固密雖有大風苛毒勿能害之此因四時之序而

能順養者也夫肌腠之氣乃五藏之元真故宜順四時五行之氣而調養要畧云若使五藏元真通暢人即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母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

俞音庶
左肌膝
絡脈曰
形
皮毛肌
膝皆陽
氣之所
舍

一呼一
吸有開
有闔一
晝一夜
有開有
闔

于肌勝又當固 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勿為故陽蓄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為不亟正治粗乃

敗之張病久者邪留而不去也傳者始傷皮毛留而不去則入于肌勝留而不去則入于經脈俞留而不

邪而吾身有六氣之化也久而傳化則上下陰陽不相交并雖有良工不能為已故病在陽分而畜積至死

使其留而不去也若不急用此 正治之法皆粗工之敗乃事也

馬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傷為瘵為善畏為驚駭為癩腫為風瘧為腦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人

容極健術矣又因陽氣不固邪氣入於脈中則發為癩瘵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者皆留聚而連結

為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陰陽應象大論云喜傷心恐勝喜又曰恐傷腎思勝恐駭主肝言金匱

真言論云其病發驚駭蓋以正虛邪感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

衛氣相順而衛氣逆于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癩瘵之疾矣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汗亦可謂

之魄汗也方其魄汗未盡穴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騰乃外感風寒致穴俞已閉當發為風瘧之疾也

瘵論言瘵之為證不獨至秋有之四時皆能成瘵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瘵也必陽氣清淨則內

焉志意自治外焉肉腠閉拒雖有久風奇毒變化上能害此下不降而不能相并以為和雖有良醫弗能為

能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久傳遞變化上能害此下不降而不能相并以為和雖有良醫弗能為

也惟此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爾畜積于內其病久久當死斯時也且當成腦腦者非隔不通之謂也陰陽

別論之所以敗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名下工為粗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酉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

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張總結上文而言陽氣之有開有闔然又重其衛外而為固也靈樞經云春

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故曰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夕則人氣始衰夜半人氣入藏

是故暮而收斂其氣隔拒其邪無擾筋骨無煩勞也無見霧露宜清淨也若反此而欲如三時之動作則形

體乃為邪所困薄矣氣門也

此言陽氣在日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主外人氣即衛氣按靈樞經行氣篇伯高曰衛

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即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周夜行于陰即手足六陰

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
 腸經足少陽胆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行足少陰
 腎經注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于目所謂平
 旦人氣生者即上行于頭復合于目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陰者盛也日西而陽氣已虛虛者衰也
 與營衛生會篇義同
 氣門乃閉氣門者之府也
 晝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已拒虛邪無煩擾筋骨
 復如平旦日中日西之所為
 反者復也
 中庸云反古之
 道則陽氣不得清淨而形無所衛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亟起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
 其陰為亟也數也陰者主藏精而陰中之氣亟起以外應
 陽者主衛外而為固也

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
 五藏為陰九竅為水注之氣乃精氣所注之門戶如陰甚而陽不能勝之
 陰也夫藏為陰精血為陰氣為陽九竅為陽內為陰外為陽五藏主藏精者也勝於者州郡之官精液藏焉
 表陽之氣生于膀胱之精水肌腠之氣乃五藏之元真是陽氣生于陰精也故曰生之本本于陰陽陰者藏
 精而亟起也下經云陽予之正陰為之主蓋陽氣出而衛外內則歸
 陰一晝一夜有開有闔如四時寒暑之往來是為陰陽之和平也

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
 陳敷布也陽氣者養筋陰氣者注脈少陽主
 陰陽和平而筋脈骨髓氣血皆和順堅固矣內為陰外為陽如是則外內之陰陽調和而邪勿能害精氣注
 于耳神氣注于目邪不外淫則陰氣內固是能耳目聰明氣立如故也本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根于外
 者命曰氣立又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惟
 聖人數陳其陰陽使升降出入內外調和是以氣立如故也

此伯形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衛相須為用而偏勝者應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即陰氣
 也營氣藏五藏之精值宗氣以運行于經脈之中而外與衛氣相表裏衛氣有所應于外營氣即隨之
 而起矣夫是之謂起亟也亟者數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
 乃所以衛營氣之外而為固亦與營氣為表裏也皆使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是陰不勝其陽也則脈氣之
 流行者薄于急疾薄為依薄疾為急疾甚則并而為狂
 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篇皆曰邪入于陽
 則狂
 正以陽氣有餘故發之而為熱證者如此又使胃氣不足營氣有餘是陽不勝其陰也則五藏在
 內其氣與陽氣爭拒九竅自不通矣正以陰氣有餘故發之而為寒證者如此
 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
 論曰邪入于陰則為血痺陰陽據上文大義當主營衛言然衛行脈外而六府主于表營行脈中而五藏

黃帝內經素問合卷

卷一

主于裏其義又未始不相須也。為脈在內為骨髓者和同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其耳目聰明營衛如常尚何偏勝之為。病哉。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

此復申明陽者衛外而為陰之固也。風為陽邪客于膚表則淫傷于氣矣。陽藏精血之固。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澀為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

氣傷而不能為陰之固致精血有傷而復飽食強力故見證之如此也。夫肝主血而主筋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邪傷肝而復飽食不能淫散其食氣而筋脈橫解于下食氣留滯則濕熱之氣澀積于陽明大腸而為痔蓋腸胃相通入胃之食不能上淫則反下決矣。夫飲入于胃脾為輸轉肺氣通調肺主周身之氣氣為邪傷而復大飲則水津不能四布而氣反逆矣。夫精已亡而復強用其力是更傷其腎氣矣。高骨之

承上文而言陽

高之骨腰者腎之府高骨壞而不能動搖腎將遺矣。此言外淫之邪傷人陽氣復因飲食勞傷而更傷其陰也。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此總結上文之義而歸重浮而精不內之矣。無煩勞則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為聖度。此復言陰陽和平而後和有若乎惟生升而無收降惟開藏而無浮長矣。故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調養之法度。此復結陽氣之有開有闔惟聖人能陳陰陽而內外調和也。○張二中曰丹書云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陰偏陽謂之疾故聖人以平四時之氣也。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此復強邪客于陽而陽氣盛也。陽病而不能為陰之固陰平陽

秘精神乃治陰陽難決精氣乃絕。此復強邪客于陽而陽氣盛也。陽病而不能為陰之固陰平陽病之長風來客之浸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起而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亡。然邪之所傷何藏為始以風氣通于肝故邪氣傷肝為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起居皆當慎矣。若思解食太飽至于腸胃填滿筋脈橫解而不屬其腸日常澀積漸出肛門而為痔蓋以人之腸胃筋脈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于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皆有矣。蓋肺為五臟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為疾者如此。腎者作強之官因而過于強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內枯腰高之骨傷也。凡陰陽交媾有要法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和平至于傷矣。陰陽應象大論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和平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之度數耳。即上文天真論和于術數之意。故陽氣專

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慎則為腸病為肺病為腎病遂因腎傷之美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百病之所傷何藏為始以風氣通于肝故邪氣傷肝為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起居皆當慎矣。若思解食太飽至于腸胃填滿筋脈橫解而不屬其腸日常澀積漸出肛門而為痔蓋以人之腸胃筋脈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于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皆有矣。蓋肺為五臟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為疾者如此。腎者作強之官因而過于強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內枯腰高之骨傷也。凡陰陽交媾有要法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和平至于傷矣。陰陽應象大論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和平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之度數耳。即上文天真論和于術數之意。故陽氣專

以強力為事而不能秘密則彼陰氣與此相絕而兩者不和必被之陰氣得其和平而此之陽氣知所秘密則精神乃治何也蓋以陰陽相離而決散故吾之精神乃絕故耳

因于靈風乃生寒熱是以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秋為痲瘧秋傷于濕上逆而致發為痲

厥冬傷于寒春必病溫謂陰邪也風陽邪也寒陰病也熱陽病也言陰陽不能固密則在天陰陽之邪傷

而為陽病者皆吾身中之陰陽上下出入而變化者也夫陰主天氣咽主地氣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于風

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傷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春傷于風乃為洞泄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

秋傷于濕上逆而致此陰陽上下之相乘也夏傷于暑暑汗不泄莫氣伏藏秋時陰氣外出真熱相遇發為

痲瘧冬傷于寒邪不即發寒氣伏藏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氣而化發為溫病此陰陽出入之氣化也夫風

為陽邪洞泄陰病也濕為陰邪喉咳陽病也暑為陽邪痲瘧陰病也寒為陰邪溫病熱病也此皆人身中之

陰陽氣化也天有陰陽之邪人有陰陽之氣有病天之陰陽而為寒熱者有感人之氣化而為陰病陽病者

邪正陰陽變化不測陰陽之邪可不和平而秘密與經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上逆而致論陰陽

之氣也發為痲瘧病有形之筋骨也○楊君舉問曰秋主燥氣而曰秋傷于濕者何也曰長夏濕土主氣是

以四之氣大暑立秋處暑白露乃大陰所主燕六淫之邪止風寒暑濕傷人陽氣也四時之氣更傷五藏四時之氣風寒暑濕也言四時之邪匪只

久則傳化也

此言四時傷于邪者之為諸病亦由上文陽氣不固而不能因時之序所致也上文言魄汗未盡形弱

而氣燥穴俞已閉發為風瘧又言風客淫氣者精乃亡邪傷肝也皆感于風邪而有寒熱之意矣此則

又言因于露風者正如上文暮而不能收拒擾筋骨見露露之謂王注以露為裸體者非故感于寒

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為之往來也水熱穴論帝曰人傷于寒而得為熱者何也岐伯曰夫寒感則生熱

連而為洞泄之證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春傷于風風氣益于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故邪氣留

夏傷于暑不能發散至秋當為痲瘧之證蓋心屬少陰君火暑亦來之火故暑氣傷心上文言體若燔炭汗

出而散惟其不能發散則熱邪內蘊至秋濕氣相蒸而為寒熱往來之痲瘧矣傷心者瘧若燔炭汗

陽應象大論云夏傷于暑秋必痲瘧與此同其治瘧大法見素問瘧論刺瘧論中秋傷于濕當上逆而

為咳嗽及為痲厥之證蓋秋時濕氣方行從而感之則濕蒸而為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故咳嗽自不能

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秋傷于濕冬生咳嗽上文言因于濕者小筋弛長而弛長為痲大筋短而不能

經短為拘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地之濕氣感則害及肉筋脈太陰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

小鍼解曰清氣在下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清冷也故筋脈因濕而弛長則為痲人足從

濕而上蒸則為厥者良有自也四時調神論以冬時失養藏之道者春為痲厥蓋彼以腎水不能生肝

木故春時有痿厥之病主正氣不足而言此以濕氣傷筋為痿氣從濕升為厥主邪氣有餘而言病名雖同而致病則異故彼之病在春而此之病在秋也冬傷于寒者至春必為溫病蓋冬時嚴寒中之即病者謂之傷寒其有傷于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陽氣發生邪從內作故為熱則比春病也素問熱論而有熱熱非純熱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則為寒後此而夏則為熱則比春病也素問熱論岐伯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者為病溫後夏至者為病暑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張仲景傷寒論曰冬感于寒至春變為溫病則溫之為義明矣揚玄操釋難經五十八難之溫病以為是疫癘之氣者非也又謝氏以仲景傷寒例中有濕瘧風溫濕溫溫疫諸證為溫病是以仲景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論溫病也亦非矣彼龐安常亦與揚謝同俱未之詳考故耳是何也正以四時之氣更傷五臟故其為諸病者如此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
張神氣生于陰精五臟之精生于五味是以首論氣而未論味焉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本神篇曰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謹和五味長有天命蓋精神氣血皆由五味之所資生而資養者也五宮五藏神之所舍也傷在五味者味有所偏勝也○莫仲超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是陰之所生本在五味也是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

張酸味入肝若過于酸則肝多津液津溢于脾平生肺鹹生腎是陰之所生本在五味也

肝則脾氣乃絕其轉輸矣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

張大骨強高之骨腎之府也過食鹹則傷腎故骨氣勞傷于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

張味過于甘則土氣實矣土實則心氣不能傳之於子故喘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

張強則與脾陰相絕矣脾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苦先入心味過于苦則脾氣不轉輸故胃氣乃厚

張強則與脾陰相絕矣脾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苦先入心味過于苦則脾氣不轉輸故胃氣乃厚

張強則與脾陰相絕矣脾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苦先入心味過于苦則脾氣不轉輸故胃氣乃厚

張強則與脾陰相絕矣脾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苦先入心味過于苦則脾氣不轉輸故胃氣乃厚

張強則與脾陰相絕矣脾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苦先入心味過于苦則脾氣不轉輸故胃氣乃厚

張強則與脾陰相絕矣脾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苦先入心味過于苦則脾氣不轉輸故胃氣乃厚

張強則與脾陰相絕矣脾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苦先入心味過于苦則脾氣不轉輸故胃氣乃厚

沮音阻

命矣

此言五味能傷五臟而善養者慎之也
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則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者五臟皆屬陰也▲手太陰肺手少陰心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

然陰之五宮所傷亦在五味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傷筋苦傷氣甘傷肉辛傷皮毛鹹傷血蓋五味過節則五臟亦傷于五味也其曰傷氣血者夫諸氣皆屬於肺而苦本入心何乃傷之正以火來乘金傷已之所勝也諸血皆屬於心而鹹本入腎何乃傷之正以水來乘火亦傷已之所勝也則五味信能傷五臟矣是故酸所以生肝也味過于酸則肝氣津淫而木盛土虧脾氣從茲而絕矣鹹所以生腎也味過于鹹則大骨者即上節之所謂高骨也玉機真藏論亦謂之大骨腎氣反傷大骨氣勞水邪起火令于臟肉短縮心氣抑滯矣甘所以生肉也味過于甘則脾邪有餘子來乘母從前來者為實邪而心氣喘滿且土往剋水傳其所勝黑色外見腎氣不得其平矣苦所以生心也味過于苦則若反傷心母邪乘子火氣燥土脾氣不能濡澤胃氣乃反加厚矣蓋脾氣有餘則胃厚也按人之腸胃必有二覺心氣太過土氣亦有餘故胃乃作脹而反厚不能納受水穀宜用清火收斂如芩連烏梅之類令人不識此症以為飲食不進者多是胃氣已弱仍用參朮等類則胃邪益增飲食反減愈補愈脹病終不愈矣脈要精微論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所謂脹者正胃氣厚之謂也須于胃脈之實者以驗之若真虛則宜補耳辛所以生肺也味過于辛金邪起木筋脈阻弛精神至半而廢矣中央者中央也半之謂也四氣調神論有未央絕經側至半而絕此云精神乃央言精神僅可至半而廢矣中央者中央也半之謂也四氣調神論有未央云夜未央是故人能謹和五味而調之庶乎長有天命也

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張金匱古帝王藏書之器此篇論經脈之道乃上帝之所貴藏之心意非其人弗教非其真弗授乃金匱中之真言不知道者不易得也

馬金匱者藏書之器也尚書金匱篇蔡注釋為金匱之匱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有金匱藏之其櫃從本義蓋同也真言者至真之言也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張八風八方論經脈謂五藏之經俞五風五經之風也上章論曰八風發邪以為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張八風發邪謂八方不正之邪風發而為五經之風脈者岐伯對

五藏之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張所謂得四時

風矣張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者如春

時之西南風長夏之北風冬之南風夏之西風秋之東風此得四時所勝之氣而不為脈所觸蓋五藏因時

而旺能勝其所不勝也上節言八風發邪者發所勝之風而剋其所不勝之時也此言得四時之勝者得四

時所勝之氣而能勝所不勝也邪張按春勝長夏夏五向

風也以上皆論四時不正之風氣張又見六節藏象論

馬此言八風能傷五藏凡以傷其所勝者而已八風者按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則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風論有心風脾風肝風肺風腎風也夫天有八風則人之所

春時湯

氣上升

而高生

其風氣

在上故

病在頭

夏時湯

氣外感

而風氣

在下故

病在臍

傷在此八風也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八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風者即八風之所傷也持所傷異

藏而名亦殊耳八風發其邪氣以入于五藏之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若是者凡以勝所不勝故不勝者

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之春主木夏主火長夏主土長夏者六月建未月也秋主金冬主水所謂

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春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春勝夏夏勝秋秋勝春

如九宮八風篇之所傷者是也九宮八風篇云太乙人徙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風從南方來名

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任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任于

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任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

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任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

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任于骨與肩背之腎筋其氣主為寒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

舍于大腸外任于兩腸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任于筋組其氣

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任于肌肉其氣主體重

東風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脇西風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于冬

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為土病在脾俞在脊此言四時之正氣而亦能為五藏經俞在病也五運行論曰

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是以先言風氣之傷五藏而後言五藏之氣稟于五方五

氣而生也俞者經氣之所注也首言八風發邪以為經風觸五藏發病者言天之陽邪始傷陽氣由氣而經

由經而藏也此言東風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頸項者言藏故春氣者病在頭所謂氣者言四時五藏之氣

氣實則病氣藏氣虛則病藏是以下文反覆以申明之故春氣者病在頭所謂氣者言四時五藏之氣

長夏

善病

洞泄

寒中

長夏

善病

洞泄

寒中

長夏

善病

洞泄

寒中

長夏

善病

洞泄

寒中

長夏

內收陰氣外出瘧論云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風入于經即欲內薄經脈之陰氣外出邪正相持故成冬風瘧也此言經絡受邪在外則為顛衄痺厥在內則為洞泄寒中在外內之間邪正相搏則為風瘧也

善病痺厥張四支為諸陽之本冬時陽氣下藏經氣外虛風入于經故手足逆冷也以上論經絡為病故冬不按蹠春不顛衄

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此復申明陽氣者衝外而

為經俞之固也按蹠者按摩導引引陽氣之通暢于四支也冬時陽氣伏藏若導引其四出則無以奉春生夏長之氣是以有顛衄頭項之經病矣春病在頭邪熱而迫于經者顛衄別出下項則為頭項之病矣靈樞

經曰是主心所生病者胸脇痛是主脾所生病者澹泄是主肺所生病者肩背痛所生病者經脈為病也又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痺者風入于經俞也此復言陽氣固密者四時無經俞之病也復曰飧泄而汗出者言人能藏養元真之氣必不使邪傷經脈病在內而為飧泄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

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脈法也神氣血脈皆生于精故精乃生身之本能藏其精則血氣內固邪不生外侵故春不病溫夏不浮長則暑氣決藏

至秋成風瘧陰陽開闔生長收藏此乃平人之脈法也夫血脈生于陰精此篇論經脈之道故曰精者身之本曰此平人之脈法

大論謂在天為風在藏為肝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肝凡外而頭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據肝部經絡由足大指大敦上行間太衝中封至腔內側蓋溝中都膝關曲泉上行至脇章門上關門其所經歷之處本與頭項無與然甲乙之氣旺于頸項故病當如是也

餘經仿此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于夏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為熱在藏為心故人之受病當在于心凡外而胸脇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胸脇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于秋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為燥在藏為肺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肺凡外而肩背之所乃肺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肩背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冬主壬癸水其位北故北風生于冬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為寒在藏為腎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脊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春氣者病在頭頸項即頭也夏氣者病在藏外為胸脇而內為藏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支上文言腰股而此言四肢者以四肢為末如木之枝得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為病而四肢亦受病也左傳云風淫末疾其病雖何春氣所生善病顛衄鼻中出水曰顛衄鼻中出血曰

顛衄蓋內有顛衄為病而外有顛衄頭項為病也據下文既云春不顛衄又云春不病頭項分明以內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外為公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憊穴俞以閉發為風瘧

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癘疾。冬善病痺厥。蓋以冬氣者病在腰股。又在四肢。故痺病厥病從之而生病矣。痺病詳見痺論四十三。厥病詳見厥論四十九。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達。故以冬時宜藏而後春。夏秋冬不能為病。氣通天論云。因于寒。如欲運樞起居。如驚。斯神氣浮散于外矣。况按春按摩也。論者如踰捷者之舉動。手足所謂導引者是也。冬而按蹠。則不能藏精神。氣浮散而春夏秋冬各有其病。故冬不按蹠。則春夏秋之病如上。文者皆少矣。何也。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蹠。以藏其精。故春不病。溫不特不病。孰及不病。頭項已也。且精之在內者不可出。而邪之在外者不可入。故秋病風。瘧者雖由冬不藏精。而然亦由夏時暑汗不出所致也。生氣通天論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熱論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故暑汗不出。至秋為瘧。此皆因時為病。脈亦宜知。乃平病人之脈法也。可不合病脈而合觀之哉。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陰中有陰者。陰氣在內也。陽中有陽者。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

之。雞鳴至平旦。陽氣始生。應春生之氣。故為陰中之陽。平旦至日中。陽氣正隆。應夏長之氣。故為陽中之陽。日中至黃昏。陽氣始衰。應秋收之氣。故為陽中之陰。合夜至雞鳴。陽氣在內。應冬藏之氣。故為陰中之陰。故曰。一日之中。亦有四時。人之陰陽出入。一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

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此篇始論經脈之道。經脈內連藏府。外絡形身。應平人脈法人之形身。藏府以應天之陰陽。夫人之始生也。負陽而抱陰。是以背為陽。腹為陰。督脈循于背。總督一身之陽。任脈循于腹。統任一身之陰也。夫外為陽。而有腹背之陰。陽者。陽中有陰。陽也。內為陰。而有

藏府之陰。陽者。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經脈生于地。五行而陰中有陰。陽也。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經脈生于地。五行而

經脈先配合五藏五府。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為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陽。皆行而後論及于六府。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為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陽。皆

視其所在。為施鍼石也。冬病在腎。腎為陰中之陰。故冬病在陰。夏病在心。心為陽中之陽。故夏病在陽。春病在肝。肝為陰中之陽。故春病在陰。秋病在肺。肺為陽中之陰。故秋病在陽。鍼石

所以治經脈者也。故當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皆視其五藏之經。俞所在而施治之。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

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王氏曰。心為陽。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故為陽

中之陽。肺為陰。藏位處上焦。以陰居陽。故謂陽

中之陰。脾為陰。藏位處中焦。以陽居陰。故謂陽

中之陽。肝為陰。藏位處中焦。以陰居陰。故謂陰

中之陽。腎為陰。藏位處下焦。以陰居陰。故謂陰

精藏于內。陰中之陰也。氣浮于外。陽中之陽也。此承上起下之文。節論天地陰陽之氣。人之外。內應之。其腹背。藏府又。屬形中。之陰陽。也。此篇論之。經脈當養。

無形之氣以衝

中之陰腎為陰藏位處下焦以陰居陰故謂陰中之陰肝為陽藏位處下焦以陽居陰故謂陰中之陽脾為陰藏位處中焦以太陰居陰故謂陰中之至陰靈樞經曰心為牡藏肺為牝藏腎為牝藏肝為牡藏脾為牡藏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夜四時出入相應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故曰陰者固陰也而陰中又有陰陽者固陽也而陽中又有陰陽也平旦至日中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升而至于中天乃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屬天之陰然由日之入而至于夜至雞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沉晦乃陰中之陰也

靈樞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雞鳴至平旦屬天之陰然時已近曉陰中之陽也故人身之藏府分陰陽則在藏為陰在府為陽蓋以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胆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所以欲知陰中之有陰陽中之有陽者何也為冬者陰也而冬病在陰經故當知陰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夏病在陽經故當知陽中之有陽也春則去冬未遠為陽心肺居高上附于背為陽然心為牡藏為陽中之陽肺為牝藏為陽中之陰肝為牡藏為陰中之陽脾為牝藏為陰中之陰

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皆附于腹故皆為陰然腎為牝藏為陰中之陰肝為牡藏為陰中之陽脾為牝藏為陰中之陰腎為牝藏為陰中之陰脾為牝藏為陰中之至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人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此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張帝言人之五藏應天之陰陽四時而五藏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于肝開竅于目藏精于肝

天之五方氣色入通于藏以養五藏之精肝之精氣開竅于目而復通乎天氣是其病發驚駭

春時陽氣上升故其病亦其味酸其類草木

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肝其畜雞

易曰巽為雞其數八

五藏受四時五行之氣而生比精合藏府雖雄輸應于十二經脈五藏之精奉心神化赤

之在筋也

而為血 此篇論 藏府之 血脈故 曰藏精 于肝又 曰筋者 身之主 也蓋精 乃水穀 之精微 化而為 血以奉 生身莫 貴乎此 膝音駘 筋脈病 肉病五 藏之外 合也在 頭在藏 在肩在 露論藏 一之升 降浮沉 也

相交感也其下四方言天之氣色通乎藏而病五藏之氣地之五其臭臊張與氣也張氣因木變則為味五行五穀五畜以應皮肉脈骨之有形此皆陰陽變換之道如曰精曰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甲

乙木其色青吾人之肝屬木故內入通于肝而外開竅于目正以目為肝之外候也其精則仍藏之于肝耳木精之氣其神魂所謂精者魂也肝藏魂病象木而有屈伸故發為驚駭陰陽應象大論曰木

生酸酸生肝故曰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為草木也易曰巽為雞木主巽故其畜雞參為五穀之長故肝之為穀曰麥禮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天子食麥與羊木之精氣上為歲星故應四時之

星當為歲星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春氣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為角蓋以角者木音也長七寸五分律中太簇林鐘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鐘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

長七寸五分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二分益一管率長七寸凡是三管皆木氣應之木生數三與則為臊蓋氣因木變則為臊也禮月令曰其臭麴糴與臊同肝之所收受者如此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開竅于耳藏精于心張心屬火受南方之赤色入通于心而養精于內也邪氣藏府篇氣走于耳而為聽別氣者心主之氣也此篇以心氣開竅于耳腎氣

開竅于二陰者謂五藏之氣通于九竅九竅五藏皆通乎天氣也故病在五藏張五藏者病五藏之氣也五藏六府心為之主故心氣病而及于五藏之氣也曰故者言天之氣色通于藏而為病亦在氣也其味苦其類火張炎上作苦火之味也心氣通

也曰故者言天之氣色通于藏而為病亦在氣也其味苦其類火張炎上作苦火之味也心氣通五常論政曰其畜馬其穀黍張黍稷小米也性溫而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張熒惑天之四時而上為熒惑

蓋以五味皆屬火也其穀黍張黍稷小米也性溫而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張熒惑天之四時而上為熒惑蓋以五味皆屬火也其穀黍張黍稷小米也性溫而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張熒惑天之四時而上為熒惑

一周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張心主脈故病在脈脈以應地曰是以者以地其音徵張火音也其數七張火成數也其臭焦張氣因火變則為焦

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屬火故內入通于心而外開竅于耳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竅為舌腎在竅為耳而此又以耳為心之竅可見心之為竅不但在舌而在耳也繆刺論曰手足少陰太陰

足陽明之絡皆會于耳中上絡左角則耳信為心之竅也其精則仍藏之于心耳火精之氣其神神所謂精者神也心為五藏之君主故心有病五藏應之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生苦若生心故曰其味苦心屬

南方上炎故曰其類火五常政大論曰其畜馬而此曰羊者意在午未皆屬南方耳黍色赤故曰其穀黍火方火星曰熒惑其應四時之星當為熒惑也熒惑星七百四十日一周天心主血脈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在五音則為徵以徵者火音也孟夏之月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應鐘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三分益一管

脾氣王
于相夏
時陽
氣浮越
于四旁
寒氣虛
在古本

率長六寸凡此三管皆火氣應之。火之生數二成數七故曰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凡物火變則為焦故其臭焦心之所收者如此。

中央黃色入通于脾開竅于口藏精于脾。土旺四季位居中央脾為土藏其氣相通黃者土之色口者脾之竅故病在舌本。靈樞經曰脾者主為衛使

之迎攪視唇舌好惡以辨其味甘其類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脾屬其畜牛。牛色黃而屬其穀稷。稷色

吉凶是脾氣之通于舌也。其味甘其類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脾屬其畜牛。牛色黃而屬其穀稷。稷色

其數五。五土之生數也。純居五。其臭香。氣因土變。則為香。脾主肌肉故其音宮。土音以宮為

主。中央戊己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內入通于脾而外則開竅于口其精則仍藏之于脾耳蓋土精

之氣其神意所謂精者意也脾之脈上連于舌本故病在舌本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脾性安

靜而統貫四臟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丑牛色黃故其畜牛稷之色黃而其味甘故其穀稷土之精氣

上為鎮星故脾應四時當為鎮星也。鎮星二十八一年一周天。脾在體為肉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宮者

土之音故其音宮。律書以黃鐘為濁宮林鐘為清宮。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凡物因土變則為香故其臭香脾之

黃鐘為濁宮林鐘為清宮。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凡物因土變則為香故其臭香脾之

所收受者如此。西方色白入通于肺開竅于鼻藏精于肺。肺屬金故受西方之白色。故病在肩。秋氣者病在肩背。其味辛其類

金。金曰從革其畜馬。乾為馬肺屬金而主天。其穀稷。稷色白而秋成。其應四時上為太白星。金之精氣上為

天。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肺主皮毛故其音商。商主西。其數九。金之成。其臭腥。氣因金變。則為腥。

精則仍藏之于脾耳蓋金精之氣其神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胸中懸于背背為胸中之府故病在背。其

陰陽應象大論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動故其類金易以乾為金乾為馬故其畜馬。稷

之性堅而色白故其穀稷金之精氣上為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為太白星也。太白星三百六十

五日一周天。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為商。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大呂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太簇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

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夾鐘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凡是三管皆金氣應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數九。凡氣受金變則為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受者如此。

洪北廣
曰仙人
為平人
之伏也
冬氣伏
藏故銘
為之病

真氣為
陽血為
陰

北方色黑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藏精于腎腎屬水故受北方之黑色腎在下故開竅于二陰夫藏真藏

以養五藏之精而藏氣復外故病在谿肉之大會曰谿肉之小會曰谿谷屬骨皆有所起谿乃

其味鹹其類水張潤下作鹹其畜彘黑而屬亥其穀豆豆色黑而性沉其應四時上為辰星張水之精

辰星三百六十張潤下作鹹其畜彘是以知病之在骨也腎主骨故知病在骨下經云肝生筋心生血脾生肉肺生皮毛腎生

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支是頭藏肩背給骨乃藏氣之為病也其音羽張水之成其數六張水之成其臭腐張氣因木變

便張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內入通于腎而外開竅于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即大小

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肉之流注在谿故病在谿耳陽應象大論曰水

生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類水易曰攻為豕腎之所屬在攻故其畜彘者豕也豕主

骨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孟冬之月律中應鐘姑洗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四寸

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黃鐘仲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蕤賓所生三分益一

腐之氣故其臭腐禮月令云其臭朽朽與腐同也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故善為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于精張此總結經脈之道生于

五方五行陰陽六氣表裏循環有順有逆善為脈者藏之心意合于精神得張五藏連于六府非合于

得道張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故非學道之人勿教非真誠之人勿傳至真之言猶藏之金匱而庸人不

真論氣則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論血脈則曰精者身之本此平人之脈法也

謂得正道此結上文而言善脈者之必察臟腑也反四時者為逆順四時者為從善為脈者必察藏府之逆從及

謂得正道
之傳者矣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此篇亦論之大綱

乃廣運之紀綱

一陰一陽之謂道

王于方

曰乾為父坤為母

剛主化柔主

在天為

立玄生

神在

天為風

為燥為

熱為寒

在地為

木為火

為土為

金

張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藏府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致于診脈察色治療鍼砭亦皆取法于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張此篇以天地之陰陽萬物之陰陽合于人身之陰陽其象相應故名篇其義無窮學者當熟玩之

張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張道者陰陽之理也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萬物之綱紀
張曰紀萬物得是

陰陽而統之為綱散之為紀
張變之父母
張天元紀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綱散之為紀
張生殺之本始
張地以陽殺陰藏神明之府也
張陰陽不測之謂神明者陰陽合而靈顯昭著也謂之父母
張鬼史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帝言自太極分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故五行一

此言陰陽盡天地之道而萬物賴之以為主也帝言自太極分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故五行一
張此言陰陽一太極則是陰陽者所以代太極而總五行者也天地之道盡于是矣
張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為綱散之為紀
張王註曰此言滋生之用也陽與之正氣以生陰為之主

變萬物得是陰陽而或變或化皆以是為父母焉
張六微旨大論五帝政大論皆以生為化終為變其義同
張王註謂鷹化為鳩為變化甚淺
張萬物得是陰陽而或生或殺皆以之為本為始焉
張王註曰此言寒暑之用也萬物假陽氣溫而生陰氣寒而死
張然所以為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居其中耳
張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元紀大論亦云然其下文又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

張治病必先求其本
張本者本于陰陽也人之藏府氣血表裏上下皆本乎陰陽而外淫之風寒暑濕四時五行之理故曰治病必先求其本謂求其病之本于陽邪也求其病之在陽分陰分氣分血分不出乎陰陽

湯藥之宜用氣之升味之降溫之補苦之洩也此篇論治道當取法乎陰陽故首提曰治病必先求其本後節曰治不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則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
張積陽至高而為天積陰至厚而為地承陰靜陽躁

天之主靜而有常陽生陰長陽殺陰藏
張春夏者天之陰陽也故主陽生陰長
張秋冬者地之陰陽也故主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
張天主

地之主成物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
張寒極生熱熱極生寒
張陰寒陽熱乃陰陽之正氣寒極生熱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
張寒極生熱熱極生寒
張陰變為陽也熱極生寒陽變為陰也

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
張寒極生熱熱極生寒
張陰變為陽也熱極生寒陽變為陰也

邵子曰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此周易老變而少不變之義故陰陽之理極則變生人之病亦然如熱甚則反寒寒甚則反熱治病之道亦然如久服寒苦之味則反化火矣

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臌脹此陰陽反作病之從逆也張寒氣下凝故生

故生清陽如清氣在下則反上而下降故生飧泄濁氣在上是反下而上凝故生臌脹此吾身之陰陽反作氣之逆從而為病也此論陰陽之體位各有上下

論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有病亦以陰陽為本凡治病者必求于本可也試以天地以陰陽為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陰氣之所積也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有陽主躁而不息然天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而陰藏之殺者肅殺之殺非殺殺生之謂也▲天元紀大論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與此同故當以天地分之新校正之言雖可觀而以坤為長以乾為殺則與天元紀大論之分天地者異故不取之▼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

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極則生而為熱如今傷寒而反為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為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者此其一端也寒氣主陰陰主

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焉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宜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蓋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臌脹蓋有升而無降也此其陰陽相反而作此病

病之所以為逆也反是則為從矣故曰治病必先求其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為之本也▲按自陽化氣以下即當着人身說者觀下清氣濁氣之為在下在上生病口氣緊項則陽化氣四句下得說

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此承上文而言陰陽之位各有說

行雨施而化生萬物也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雖在下而地氣上升為雲天雖在上而天氣下降為雨天由雲而後有雨是雨雖天降而實本地氣所升之雲故雨出地氣由雨而降而後有雲之升是雲雖地升而實

本乎天氣所降之雨故雲出天氣此陰陽交互之道也而人亦應之此篇言天地之陰陽故清陽出上竅濁

與人之陰陽相合是以一節言天地陰陽水火一節言清濁藏府精形以天人相問而言故清陽出上竅濁

陰出下竅謂人之清陽本乎天而出上竅人之濁陰本乎地而出下清陽發膝理濁陰走五藏膝者三焦

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言清陽之氣通會于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四支為諸陽之本六府者傳

之清陽克實于四支而渾濁者歸于六府也夫脾主四支又曰手太陰獨受其濁蓋濁中之清者由脾之轉

輸而克實于四支濁者歸于六府也首言清陽之在上次言發于外內之膝理此言克實于四支蓋運用于六合九州之外內者也

張此亦即天地由陰陽以為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為天則陽氣之至清者為天也積陰為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為地也然地雖在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上也為雲▲張子正蒙云陰為陽降則飄揚而為雲升▲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為雨▲正蒙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而實本之地氣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陰陽升降唯一氣以為合一之妙者如此曷即人身觀之凡人身之物有屬清陽者焉▲如涕唾氣液之類▲則出于上竅耳目口鼻之為七竅者皆清陽之所出也▲有屬濁陰者焉▲如污穢溺之類▲則出于下竅前後陰之類據曰發曰走曰皆濁陰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陽者焉▲如飲食藥物之性有屬陽之類據曰發曰走曰實曰歸知其為在外之物▲惟陽者主升故發于膝理以膝理主表為陽也▲指物類之陽氣言若物之有形質者則入于六府矣▲亦有屬濁陰者矣▲如飲食藥物有屬陰之類▲惟陰者主降故走于五藏以五藏主裏為陰也▲指物類陰氣若物之形質入于五藏▲凡清陽之物實于四肢以四肢為諸陽之本也▲如指物之氣▲凡濁陰之物歸于六府以六府受化物而不藏也▲指物有形質者言▲入身之有陰陽其清濁升降之妙何以異于天地哉▲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云清陽發膝理清之清者也清陽實四肢清之濁者濁陰歸六府濁之濁者也濁陰走五藏濁之清者也皆指物類而言蓋東垣以下文辛甘發散為陽二句牽屬成文不玩此節上文天地陰陽雲雨之義故不察清陽出上竅二句為指人身言不察清陽發四肢四句始為指物類言耳其氣味厚薄寒熱陰陽升降從以氣之薄屬肺其藥主茯苓氣之厚屬心其藥亦主茯苓茶味之厚屬腎其藥主大黃味之薄屬肺其藥主麻黃蓋不分藥性自分經絡而為此臆說也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
張水性潤下故為陰火性炎上故為陽清陽上升故為氣味歸形形歸氣氣

歸精歸化
張陰為味陰成形地食人以五味以養此形故味歸形陽化氣諸陽之氣通會于皮膚肌滕之

也精食氣形食味
張水穀之精氣以生此精精食氣也化生精氣生形神氣以生養此形蓋天食人以五

氣地食人以五味氣味化生此精氣以生養此形也

夫陰陽者萬物之父母而水火者實陰陽之徵兆舉水火而足以盡陰陽矣
張下文曰水火者陰陽之

徵兆又天元紀大論亦云然
張故水為陰而凡物之成于水者屬陰火為陽而凡物之成于火者屬陽

凡物必有氣陽成之也故陽為氣凡物必有味陰成之也故陰為味凡物之味所以養吾人之形故味歸于形正以形體屬陰
張上文曰陰成形而味亦為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于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

而後生乎
張此主人身之氣言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于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然吾人之精必歸于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含萬物之氣也精賴氣

而生。猶云食此氣耳。主物之氣言。所謂味歸形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形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耳。所謂精歸化者，以化生此精也。化為精之母，故精歸于化耳。所謂形歸氣也，以氣生此形也。氣為形之

父，故形歸于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于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精歸化，指萬物之氣言。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于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形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末四句，明上文四句也。其曰陽為氣，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混看耳。之氣也。其曰形歸氣，氣生形，二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混看耳。

味傷形，氣傷精。夫形食味，精食氣，如飲食之精化為氣，氣傷于味。精為氣之本，氣乃精之化也。形食此節論飲食之陰陽氣味以生精氣之陰陽而養此形。味為氣之本，氣乃精之化也。形食此

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如生氣通天論第十節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一節之義及下

文肝經在味為酸，而酸又傷筋者是也。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上文言味能傷形，則萬物有味，又有氣，其氣豈不傷精。又嘗互以推

之化生精者不自化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于化，則既而精必化為氣，蓋不但氣之能生形，而形歸于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相須，以有成耳。然則凡物之味既能傷人之形，獨不能傷人之氣乎。

屠嗣曰：味以行氣。故曰精化為氣，氣傷于味。又嘗由此推之，彼人之氣能生形，而形又歸于人之氣，則凡物之氣既能傷人之精，獨不能傷人之形乎。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王氏曰：味有實故下流于便溺之。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通氣薄則發，泄厚則

張者為純陽，薄者為陽中之陰。此陰陽之中，而又分陰陽也。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

陽之陰。張者為純陽，薄者為陽中之陰。此陰陽之中，而又分陰陽也。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

發熱。張之陰降也。故主發泄氣厚者陽中之陽，升也。故主發熱。此節論氣味之陰陽升降。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夫氣為陽火，為陽合而言之，氣即火也。少陽三焦之氣，生于命門，遊行于外，內合于包絡，而為相火。然即少陽

初生之氣也。歸于下焦，而主納歸于中焦，而主化。納化水穀之精微，而生此氣，以養此形。故承上文而言五

入胃，亦由氣化以養此形。是氣之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火歸于氣氣火之合一也如火壯于外則散氣火平于外則生氣故曰相火為元氣之輔也
欲養此精氣形者又當平息其火焉○王子芳曰壯火之氣少火之氣是氣即火之氣也
言後氣字六主
人身之氣言

此言凡物之氣味有厚薄而人身之氣所由以盛衰也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下竅亦屬陰故
味出于下竅凡物之有氣者屬陽而人身之上竅亦屬陽故氣出于上竅然味之大體固為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
中亦有陽故味之厚者為純陰而味之薄者乃為陰中之陽也氣之大體固為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氣

之厚者為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為陽中之陰也唯味之厚者為純陰所以用之則泄瀉其物于下
黃氣大寒味極厚為陰中之陰主于泄瀉李東垣曰酸苦鹹寒是也
則流通不至于泄瀉也
如麻黃為氣之薄者陽也升也故能發表出汗李東垣曰辛甘淡

平涼寒是也
氣之厚者為純陽所以用之則發熱不止于發汗也
如用附子則大熱之類李東垣曰

辛甘溫熱是也
若是者何也蓋以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能當之而反衰
矣
如用烏附之類而吾人之氣不能勝之故發熱
氣味之溫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

漸爾生旺而益壯矣
如用參歸之類而氣血漸旺者是也
何以壯火之氣衰也
正以壯火能食吾人
之氣故壯火之氣自衰耳何以少火之氣壯也
正以吾人之氣能食少火故少火之氣漸壯耳
惟壯火為

能食人之氣此壯火所以能散吾人之氣也食則必散散則必衰故曰壯火之氣衰惟吾人之氣為能食
少火之氣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生則必壯故曰少火之氣壯
按此節分明論萬物

有陰陽氣味而吾人用之有為泄為通為發泄為發熱及衰壯生
散之義王注不明與前後陰陽氣味俱無着非本篇之大旨也

按湯液本草李東垣用藥法象云
氣之薄者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泄辛甘淡平寒涼是也
茯苓氣平味甘
澤瀉氣平味甘
酸
滑石氣寒味平
瞿麥氣平味甘
車前子氣寒味甘
燈心草氣平味甘
五味子氣寒味

味甘
桑白皮氣寒味苦
天門冬氣寒味微苦
白芍藥氣微寒味酸
麥門冬氣寒味微苦
犀角
氣寒味酸苦
烏梅氣平味酸
牡丹皮氣寒味苦
地骨皮氣寒味苦
枳殼氣寒味苦
琥珀氣
平味甘
連翹氣平味苦
枳實氣寒味苦酸
木通氣平味甘
蔓荊子氣清味辛
川芎氣溫味

辛
天麻氣平味苦
秦艽氣微溫味苦辛平
荆芥氣溫味苦辛
氣之厚者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
黑附子氣熱味大辛
烏頭氣熱味大辛
乾姜氣
熱味大辛
乾生薑氣溫味甘
良薑氣熱味甘辛
肉桂氣熱味甘辛
桂枝氣熱味甘辛
草豆
蔻氣熱味大辛
丁香氣溫味辛
厚朴氣溫味辛
未香氣熱味苦辛
益智氣熱味甘辛
白豆

蔻氣熱味大辛
胡椒氣熱味大辛
吳茱萸氣熱味苦辛
茴香氣平味辛
延胡索氣溫味辛

氣之厚者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
黑附子氣熱味大辛
烏頭氣熱味大辛
乾姜氣
熱味大辛
乾生薑氣溫味甘
良薑氣熱味甘辛
肉桂氣熱味甘辛
桂枝氣熱味甘辛
草豆
蔻氣熱味大辛
丁香氣溫味辛
厚朴氣溫味辛
未香氣熱味苦辛
益智氣熱味甘辛
白豆

蔻氣熱味大辛
丁香氣溫味辛
厚朴氣溫味辛
未香氣熱味苦辛
益智氣熱味甘辛
白豆

縮砂氣温味辛 神曲氣大暖味甘

戊濕其本氣平其兼氣温涼寒熱在人以胃應之 己土其本味鹹其兼味辛甘鹹苦在人以脾應之
黃芪氣温平味甘 人參氣温味甘 甘草氣平味甘 當歸氣温味辛一作味甘 熟地黃氣寒味

苦 半夏氣微寒味苦平 白朮氣温味甘 蒼朮氣温味甘 陳皮氣温味微苦 青皮氣温味辛
藿香氣微温味甘辛 檳榔氣温味辛 莢朮氣温味苦辛 京三稜氣平味甘 阿膠氣微温味

甘辛 訶子氣温味甘 杏仁氣温味甘 蘇木氣平味甘鹹一作酸
桃仁氣温味甘苦 紫草氣寒味甘 防風純陽氣温味甘辛 升麻氣平味微苦 柴胡氣

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酸苦鹹平是也
平味苦辛 羌活氣微温味甘平 葶藶山氣温味甘苦 葛根氣平味甘 獨活氣微温味甘平

細辛氣温味大辛 桔梗氣微温味甘辛 白芷氣
温味大辛 藜蘆氣温味大辛 鼠粘子氣平味辛

味之厚者陰中之陰味厚則泄酸苦鹹氣寒是也 大黃氣寒味苦 黃蘗氣寒味甘 黃芩氣寒味苦 黃
連氣寒味苦 石膏氣寒味辛 龍胆草氣寒味大苦 生地黃氣寒味苦 知母氣寒味大辛 瓜蒌根

氣寒味苦 茵陳氣微寒味苦平 朴硝氣寒味苦辛 巧己氣寒味大苦 牡蠣氣微寒味鹹平 玄
參氣寒味微苦 山梔子氣寒味微苦 川練子氣寒味苦平 香豉氣寒味苦 地榆氣微寒味甘鹹

愚按後世之醫用藥頗知寒熱温平而陰陽清濁升降浮沉之義則未之察
故不奏効惟東垣能識此義其所列諸藥雖有未盡然大體不外乎此也

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 張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央
之味而能灌溉四旁故辛甘主發散為陽也苦主泄下而又炎上作

苦酸主收降而又屬春生之木味皆 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 陽勝則熱陰勝則寒 張馬氏曰用酸苦之味
能上湧而下泄故酸苦涌泄為陰也 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 陽勝則熱陰勝則寒 張馬氏曰用酸苦之味

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寒而陽斯病也 用辛甘之味至于太過則陽盛矣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
敵陽熱而陰斯病也 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以陽勝則木火被陰分安得無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

也以陰勝則太寒彼 重寒則熱重熱則寒 張言化火酸辛甘之味則反有陰濕之寒化矣辛化金
陽分安得不病乎 重寒則熱重熱則寒 張言化土酸辛甘之味則反有陰濕之寒化矣辛化金

物化之常也氣增 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 張言陽化氣陰成形寒則陰甚故傷形熱則陽
而久天之由也 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 張言陽化氣陰成形寒則陰甚故傷形熱則陽

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 張言形形傷則病及于氣矣以上論氣味陰陽寒熱偏勝之為病
形形傷則病及于氣矣以上論氣味陰陽寒熱偏勝之為病

註馬 此申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于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夫凡物之氣大體
為陽凡物之味大體為陰然而氣主發散者固為陽其味之辛甘者亦為陽味主酸苦者固為陰其氣

之瀉泄者亦為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瀉泄之品至于太過則陰勝矣
陽分與手足六陽經皆是
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品而陽分斯病也
陽主人身陽分言凡人身之屬
人之陰分不能敵陽品而陰分斯病也
陰主人身陰分言凡人身之屬陰分與手足六陰經皆是
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以陽勝則大熱被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
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然陰勝雖寒而寒之又寒是重寒也寒久則熱生
如今冬感于寒是重寒
也而至春為溫至夏為熱非重寒則熱乎
陽勝雖熱而熱之又熱是重熱也熱火則寒生
如今病熱
極者而反生寒燥之類凡上文寒熱俱主人身病體言此二句與下文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相似
不推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為陽而氣亦屬陰寒則
氣收而形斯傷矣
本篇第二節云陰成形
熱者能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為陽而氣亦屬陰寒則
而氣斯病矣
第二節云陽化氣
夫推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痛生焉所謂諸痛皆屬于火者是
也夫推寒之傷形也則形之傷者其腫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作也然其為腫為痛復有相因之機
先有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謂之氣傷形也先有是腫而後為痛者蓋以形先受
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相為依附而病之相因者又如此
真要大論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瀉泄為陰鹹味瀉泄為陰淡
味瀉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彘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
張此以下論天之四時五行人之五藏五氣外感六
故風勝則動熱氣傷陰故熱勝則腫燥傷津液故燥勝則乾寒氣傷陽故神氣乃浮也濕淫所勝則脾
土傷而為瀉泄之病矣風熱天之陽氣也寒燥濕天之陰氣也乃四時五行之陰陽偏勝而為病也
元正紀大論載此五句末多甚則
水閉附腫一句附附同乾音干

註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
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皆是也
左傳曰風淫末疾
熱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
皆不同耳彼所謂腫乃寒氣勝之所傷者即下文之所謂浮也燥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
潤皮膚燥濕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浮焉即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者是也濕氣勝者
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瀉焉脾胃惡濕喜燥而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泄之病作矣六元正紀大論水

此數語而又曰勝則水閉附腫蓋滿瀉者病之未甚也附腫較之濡泄為不甚焉
輸膀胱而內則為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為附腫較之濡泄為不甚焉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
張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
地為水在天為寒在地為火在天為暑在地為金在天為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一
二

燥在地為土在天為濕在地為木在天為風天有四時五行之生長收藏也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

而化生陰陽之六氣也此言天之四時五行藏象成形者而應乎陰陽也

恐 化五氣者化五行之氣也肝志為怒心志為喜脾志為悲肺志為憂腎志為恐以五

傷 凡憂思恐可知矣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知矣王子芳曰四時之氣悉屬寒暑之往來五志內傷亦

歸重陰陽之二氣故下文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本神篇曰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

處是以五行五氣論陰陽可也以寒暑喜怒論陰陽亦可也若膠執于文字以論陰陽則固矣**暴怒傷陰暴**

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 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喜屬陽而怒屬陰也是以卒暴而怒則有傷于陰

脫于真藏之形矣此言寒暑傷在外形也**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 經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

不悞寒暑過度則表裏陰陽俱損生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 承上文而言天有四時之寒暑人有五氣之

何可以固久乎此總結上章之意

陰陽氣化也是以受天之陰邪而必陽受陽邪而必陰○王子芳曰此篇論天之

四時五行合人之五藏五氣是以有言天節有言人節有分而論者有合而論者故曰**冬傷于寒春必病溫**

春傷于風夏生飧泄夏傷于暑秋必痲瘧秋傷于濕冬生欬嗽 傷濕謂之重陰冬傷寒而春必溫秋傷濕

而冬咳嗽乃重陰而變陽病也春夏時之陽也風暑氣之陽也春傷風而夏傷暑謂之重陽春傷風而發泄

夏傷暑而秋病痲瘧乃重陽而變陰病也夫寒邪伏藏春時陽氣外出化寒而為溫熱也暑氣伏藏秋時陰

氣外出化熱而為陰瘧也此天之陰陽又由吾身之陰陽而變化也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

故喜怒傷氣寒暑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故酸生肝此言內之五臟外之筋骨皮肉皆收受四時五行之氣味而相生故曰外內之應皆有表裏也肝生筋筋生心張肝之精氣生筋筋之精氣生心內之時五行之氣味而相生故曰外內之應皆有表裏也

肝主目張辨五色故目為肝所主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張承上文天之五方五氣在人五臟五體在地之五味五行皆陰陽變化之為用也陰陽變化之道其在天為玄玄幽遠也玄生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是以在天為六氣而在地為五行也其在人為道道者陰陽五行不易

之理也道生智智者五臟之神志魂魄因思慮而處物是以人之五臟生五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神化五志也其在地為化物生謂之化化生萬物而五味之美不可勝極也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

筋在藏為肝張按天元紀論曰陰陽不測謂之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濕在萬物矣此陰陽不測之變化是以在天則為風為熱為濕為燥為寒在地則為木為火為土為金為水在體

則為握為憂為咳為效為標在竅則為目為舌為口為鼻為耳在色則為蒼黃赤白黑在味則為酸苦甘辛鹹在音則為宮商角徵羽在志則為喜怒憂思恐此皆陰陽應象之神化也

在色為蒼張在音為角張和而長也張在聲為呼張呼叫呼也張在志為怒張怒發聲為呼張在變動為握張變動藏氣變動于經俞也張在數

為目張目者肝之官也張在味為酸張木之味也張在志為怒張肝者將軍之官怒傷肝張反用志太過則悲勝怒張悲為肺志也風傷筋張能生我者柔燥勝風張燥屬西方之金氣四時五行之氣有相生而有相制也

酸傷筋張能養我者亦辛勝酸張辛為金味故能勝酸也張此節大畧見天元紀大論惟

主春陽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未性

而統言之不遺一理為具其在天也為道道者其理之由其在地也為化

化者造物之能惟地有是化則品物形而五味生惟人有是道則大道彰而明智生惟天有是立則立正

若而至神生此可見三才惟一理也張部子皇極經世云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

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又言道生天天生地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

天五氣為風在地五行為木在人五體為筋在五臟為肝在五色為蒼在五音為角在五聲為呼在五變

為握張按主指木為末在五臟為目在五味為酸在五志為怒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未而已

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藏之所不勝者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怒怒太過則傷肝惟肺金主

勝木也張五運行大論文較此更詳

勝酸也張此節大畧見天元紀大論惟

主春陽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未性

悲為能勝起在天為風風氣通于肝則傷筋惟西方屬金為能勝風在味為酸

南方生熱

張

南方主夏今故生熱熟生火

張

夫火生熱今以在天之熱而火生苦

張

炎上作苦火主苦味也

張

苦生心張苦心之味

藏亦為陰故味生藏

心主血

血乃中焦之汁奉心而化赤故血者神氣也

血生脾

由本藏之所生而相生之藏心主舌

張

心氣通于舌乃心之味

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藏為心

張

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

張

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

天地之陰陽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則參天兩地者也先言體而後

言藏者人秉天地之生氣自外而內也

在色為赤

南方之火色也在音為徵

張

徵為火音和而美也在聲為笑

張

心志喜

為在變動為憂

張

心志并于肺則憂在數為舌

張

舌者心在味為苦

張

火之味也在志為喜

笑過于喜則志自傷

恐勝喜

恐為腎志熱則氣泄

張

故熱傷氣寒勝熱

張

陽五行之自然也

鹹勝苦

張

鹹為水味

白南方主夏陽氣炎蒸故生熱熱勝則生火火性炎上其味作苦故火生苦人心屬火火性屬苦故苦生

在地五行為火在人五體為脈在五臟為心在五志為喜赤在五音為徵在五行為笑在火變為憂在火變為

為苦在五味為苦在五志為喜各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火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

傷氣惟北方之寒為能勝熱在味為苦苦太過則傷氣惟北方之鹹為能勝苦若此皆水能制火故制其所

勝者如此按舊本新校正云詳此篇論所傷之旨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濕傷肉甘

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氣苦傷氣北方云寒傷血鹹傷血是傷已所勝西方

中央生濕中央主土而濕濕生土在天為氣在地成土生甘土主稼穡

脾生肉脾之精氣肉生肺五行之相生者以所脾主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

在體為肉在藏為脾而之形身藏府由五行五氣又歸于神化在音為黃中央土在音為宮宮為土音大和也

脾志思思而得
之則發聲為歌
在變動為噦
氣逆于肺胃之間則為噦胃之上肺
在竅為口
迎糧故脾竅在口在味

為甘
味也
在志為思
因志而任變謂之思脾
思傷脾
五藏化五氣以生五志用
怒勝思
故能勝思

濕傷肉
脾主肉而惡濕
風勝濕
風乃木氣
甘傷肉
味傷
酸勝甘
酸乃木味故

中央主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二陰已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為雨其濕遂生
▲楊上善云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濕氣惡謂正合過卦
▲濕氣薰蒸濁者下凝故濕生土土氣沖和故

土生甘五藏唯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之所屬者肉故脾主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脾化水
穀口實納之則口為脾竅故脾主口又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濕在地五行為土在人五

體為肉在土藏為脾在五色為黃在五音為宮在五聲為歌在五變為噦按靈樞問篇帝有問脫門
噦之異王註以噦為噫者非在土藏為口靈樞主藏篇以唇之揭縱堅脆脆于土而己然土藏之高下堅脆偏

正則口信為脾之竅在五味為甘在五味為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土而已然土藏之太過
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藏之所不勝者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肝木主怒為能勝思

在天為濕濕太過者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為能勝濕在味為甘甘太過
者則傷肉唯木味之酸為能勝甘甘此皆木能克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西方生燥
西方主秋金之
因氣而生
燥生金
因氣而生
辛生肺
因味而生
肺生皮毛
因藏而生
皮

毛生腎
肺氣主于皮毛
肺主鼻
肺氣主于鼻
肺和則鼻能
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

肺
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人為萬物之
在色為白
肺金之
在音為商
西方之音

在聲為哭
肺志在悲故
在變動為咳
藏氣變動則及
在數為鼻
鼻者肺
在味為辛
金之
在志為憂

精氣在于
憂傷肺
過則喜勝憂
喜則氣散故
熱傷皮毛
秋令燥熱
寒勝熱
嚴肅之令復則
辛傷

皮毛
氣主皮毛辛散
苦勝辛
火味勝
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火太素乃曰燥傷皮毛熱

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
所生故金生辛人之五藏惟肺屬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生皮毛腎主水金實生之故皮毛

生腎肺主氣鼻通氣故肺主鼻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燥在地五行為金在人五體
為皮毛在五藏為肺在五色為白在五音為商在五變為噦在五竅為鼻在五味為辛在五志為憂名雖

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金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為能勝之也故在志為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火之喜為能勝憂在天為燥燥之過者則熱熱傷皮毛惟北方之寒為能勝熱在味為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惟火味之苦為能勝辛此皆火能尅金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北方生寒 張北方主水 張故生寒 **寒生水** 張形主氣而水生鹹 張水味鹹故鹹生腎 張味之鹹者王生養腎腎生骨髓 張腎之精

髓生肝 張腎之精髓復生肝木言五藏之相生 張腎主耳 張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故腎氣所主在耳其在天為寒在地為

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 張五方生五氣五氣生五行五行生五味五味生五體五藏者言人本天地之形氣

者皆本于陰陽 張在色為黑 張陽色有陰 張在音為羽 張聲有陰 張在聲為呻 張呻者伸也腎氣在下故 張在變動為慄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張水之氣變也 張在數為耳 張腎開竅 張在味為鹹 張水之味也 張在志為恐 張腎藏志而為作強之官恐傷腎 張靈樞

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張在天地六合東南為左西北為右陰陽二氣于上下四旁晝夜環轉而人之陰陽亦同天地之氣晝夜循環故左右為陰陽之道路。

之北徵也。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為陽水為陰。張陰靜于內陽動于外陰陽動靜而萬物化生上文論天地陰陽之氣運用于上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張四旁此復言陰陽之氣又有外內之所主也在天地則天包乎地之外其在人則

陽為陰。張按天元紀大論鬼區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之衛也。張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水者生成之終始也。

馬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勝者之類觀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節首以故曰承之上下者每歲司天為天在泉為地而為萬物之上下也。按五運行大論岐伯分明以

司天在泉為說王注以天覆地載解之者淺。萬物生于陽成于陰而自人言之血為陰氣為陽使男為陽而不專有氣且有血陽中有陰也女為陰而不專有血且有氣陰中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

之男謂也。岐伯曰所謂推矣。按五運行大論黃帝曰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

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推矣。按五運行大論黃帝曰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

見厥陰。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左太陽右厥陰。左

間左間。見太陽。大陰司天。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陽。少陽司天。左厥陰右

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

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

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

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

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

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

陽明。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

為去聲 使無辨 乾音干 究音規 能音耐 禮記禮 運聖人 耐以天 下為一 家其耐 作能蓋 古以能 耐通用 靈樞陰 陽二十 五人篇 亦有能 作耐 數音朔

因營榮二字素問及書而難經亦然皆未考靈樞全用營字致使營衛二氣不能明也

帝曰法陰陽奈何張帝言何以取法天地陰陽之理故人身陰陽之氣可以符合者如此

陰陽損益而不為邪所傷也如人之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乃法象天地四方之盛衰也如賢

人上配于肝雷氣通于心是天地之氣而應象于人如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是人之氣而應象于天地也如

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是取法陰陽之道而為用鍼之法如善診者察色以脈善別陰陽是取法陰

陽之理而為診視之法也如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陽病治陰陰病治陽是審別陰陽而為救治

之法也此篇論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應人之形身藏府至于診治調養亦皆取法乎陰陽故曰陰陽

應象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俯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張陽勝乃

大論故身熱熱在表則腠理閉熱在裏則喘麤陽勝在腹則為之俯陽勝在背則為之仰陽勝于周身則汗不

出而熱也腎主精液齒乾精液竭矣心主血液煩冤血液枯矣腹滿中焦之生氣絕矣此陽熱偏勝之死證

然能苟延于冬而不能幸免于夏蓋言人之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

陰陽又配合天地四時之陰陽而為生死也陰勝則陽虛故汗出陰勝在表則身常清在裏則數慄而寒也四

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張陰勝則陽虛故汗出陰勝在表則身常清在裏則數慄而寒也四

陰寒偏勝之死證得夏月之陽熱尚可救其陰寒此陰陽之變能為形身作病也

陰陽偏勝為病者言之正以見陰陽不可不法也蓋營衛和平者斯無偏勝之病若營氣不足衛氣有

餘則陽勝矣陽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閉喘麤氣不得其平故身為之倦仰張夜俯也惟腠理之閉故

汗不出而熱陽明熱勝故齒乾熱內蒸故煩冤至腹滿而死蓋熱極則能成脹也冬則寒感夏則熱勝今

陽勝而諸熱皆感所以耐冬不耐夏也若營氣有餘衛氣不足則陰勝矣陰勝則身冷冷則腠理開則

冷汗出身常清冷數慄而寒寒則厥張按厥論岐伯曰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蓋言足之三陽經其氣衰

不足勝之三陰經則為寒厥帝曰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于五指之內

表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愚謂膝下者膝之內

廉下也外為表裏為內乃膝之內廉也且厥有熱厥而此言寒厥者以陰勝則宜然耳張厥則腹滿死蓋

寒極亦能成脹也張見厥論下文張夏則熱感冬則寒感今陰勝而諸寒皆感所以耐夏不耐冬也此陰

陽更勝之變病之形狀耐受者如此

損下而益上曰損損上而益下曰益

七損八益聖人俱照首篇而歸于天一之真祥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張女子以七為紀八為紀七損八益

者言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然陽氣生于陰精知陰精之不足也而無使其虧損則二可調不知陽陰相之道而用此調養之法則年未半百而早衰矣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

衰矣張氣精氣以八為期故四十而居半陰氣腎屈伸不利年五十而精液血液皆虛是以體重而不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

張人年六十已過七八之期矣發踴腎氣大衰而陰事痿矣九竅為水注之氣精水竭而精氣衰則九竅為之不利也精竭于下水注于上而涕泣俱出矣解精微論曰精神去目涕泣出○王子方曰調此二者重

在七損故曰陰氣自半曰體重曰陰痿夫起居動作為陽耳目九竅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張益而能固守其精則陰陽俱盛而筋骨壯強不知陰陽所生故同出而名異耳張神氣生于陰精故同出于天乙之智

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張察知也省也智者省察其陰陽同出于天氣真不妄作勞則陽完而精氣常為有餘愚者止知名之有異如煩勞則陽氣外張而不知精亦內絕如逆之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

傷腎則春陽之氣亦無所資生不知陽為陰之固陰為陽之根而精氣俱不足矣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張有餘則陽氣充而耳目聰明精血足而身體強健精神完固能却老而全形壯

身體強健又見其陰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澹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陽互相資益之妙

聖人之治身也張此言治世之聖人與近世之真人至人不同壽僅可以百數然亦有修身之道而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

道者亦歸于真人○高士宗曰此節照應首篇之聖人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精神不散亦能壽敵天地無有終時

聖人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者即入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同類之陰陽益之故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偏勝者即入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同類之陰陽益之故

七者損之八者益之即生氣通天論所謂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足也則吾之衛氣不至于衰而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可調矣苟不知用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足也則吾之衛氣不至于衰而彼之陰

則體以漸而病故曰早知七損八益之法見則身體自強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陰陽之要人所同然而或強或老其名則異正以智者察同若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餘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

天有精有氣有神形有

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

汗出于表故曰汗之汗

五里據下文當從理嗝音益

漢史宣帝崩昌邑王至

京師不哭云嗝

痛即咽喉也其

固音煙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為萬物之父母張天有所生之精地有所成之形天有八方之

母又非止于上下之交并而已張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

終而復始張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化生萬物神明者生五氣化五行者也張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

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張五藏之大和雖有賊邪而勿能居之矣此篇曰聖人曰賢人謂惟賢能法

則天地逆從陰陽恬憺虛無精神內守可張天氣通於肺張肺藏屬乎乾金位居至高而主周身之氣故與天

使益壽無有終極之時而皆歸于真人也張天氣通於心張心火之發聲也心為火藏穀氣通於脾張脾為

以象地而五藏六府九竅六經皆與天地之氣相通惟張地氣通於嗝張胃故與地氣相通太陰陽明篇曰喉

賢人能法天之紀用地理以治身故災害不能及也張雷氣通於心張雷火之發聲也心為火藏穀氣通於脾張脾為

主天氣嗝張風氣通于肝張風生木木生肝外張雷氣通於心張雷火之發聲也心為火藏穀氣通於脾張脾為

主地氣張風氣通于肝張風生木木生肝外張雷氣通於心張雷火之發聲也心為火藏穀氣通於脾張脾為

而主司轉運谷氣山谷之張雨氣通于腎張腎為水藏雨氣張六經為川張六經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

通氣也故與脾氣相通張水穀之海而外合海水順為受盛之官張九竅為水注之氣張精氣通上竅以天地為之陰陽張陰陽

海張腸胃受盛水穀如海之無所不容又胃為張汗出于陰液由陽氣之宣發故曰陽加于陰謂之汗張汗之

道通各身之陰陽張汗出于陰液由陽氣之宣發故曰陽加于陰謂之汗張汗之

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張風出于地之隱谷陽氣發于裏陰以疾風名張暴氣象雷逆氣象陽張氣暴如雷火

陽熱之勝此復言陽氣之如風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理則災害至矣張人之陰陽通乎天地天有八

行于上下四旁無暴無逆也張紀地有五理為治不取法天

災害至矣

馬此承上文而極言之見人之一身無非象乎天地而人之治身者當法天地也故在上為天其氣至精

在下為地其體成形張天元紀大論鬼交區曰在天為氣在地為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王注云

氣謂風熱濕燥寒形謂木火土金水張天有八節之紀地有五行之理故天以精地以形形氣相感而化

暴氣一
本作暴
風似于
雷字不
通宜從
氣字

靈樞經
曰邪留
而不去
或着經
脈或者
于脈筋

上配天以養其頭以足象乎地也乃下象地以養其足以五藏在人身之中也乃中傍人事而序之以養
 五藏通三才以善養其身非賢人不能也▲上古天真論岐伯曰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
 逆從陰陽分別四時氣交變大論岐伯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然人所同
 于天地者不甯唯是人之五藏上通于喉嚨其氣至清吾人之聲音從此而發▲靈樞憂志無言論少師
 曰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俗云氣喉是也此喉在前通于五藏凡聲音之出入有會厭以為之開闔
 若飲食入于咽喉者經此而過亦賴會厭以為之遮閉▼唯肺為五藏之華蓋而上天之氣至清者也乃
 于吾肺而相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心肺有以五氣又曰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聲音
 能彰五藏別論赤云五氣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以五氣又曰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聲音
 即嗝也吾人之飲食從此而入▲靈樞憂志無言論少師曰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俗云食喉是也名曰
 嗝此喉在後通于六府▼唯咽喉為水穀之道路而地氣至濁者也乃于此嗝而相通焉▲六節藏象論
 岐伯曰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胃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別論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
 之大源五味入口藏于胃以養五藏氣▼足厥陰肝經屬木上文曰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在天為
 風在地為木在藏為肝此天之風氣所以通于肝也雷為火心亦屬火雷主有聲而心之聲為笑亦主有
 聲此天之雷氣所以通于心也谷至空虛脾能運化其所納此地之谷氣所以能通于脾也雨為水腎亦
 主水此天之雨氣所以通于腎也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陽三陰經各有六經也手之陽經自手走頭
 陰經自腹走手足之陽經自頭走足陰經自足走腹如川之流脈絡貫通此六經之所以為川也胃為倉
 廩之官凡物從此而藏猶海之藏垢納汙小腸為受盛之官大腸為傳道之官此腸胃之所以為海也頭
 有七陽竅▲耳二目二鼻二口一▼下有二陰竅▲前後陰▼人身止有此九竅耳有此九竅則氣從
 此洩猶水之流注而不閉也又以天地之陰陽為吾身之陰陽而論之人之有汗乃陽氣之發泄是即陽
 之汗也▲陽氣者衛氣也▼其可名以天地之雨乎人有陽氣▼即上衛氣▼發散通達其可名以天地
 之疾風乎▲張子正蒙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人有暴氣▼即一時暴逆之氣▼鼓
 擊有聲其可以象天之雷乎▲正蒙曰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實▼人有逆氣▼逆上之氣▼鼓
 其氣必上天之陽氣上積而升其可以象天之陽乎夫人一身通于天地者如此故凡治身者當
 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可也否則災害至矣▲此治字直從上節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三句跟來▼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張天邪氣始傷皮毛由皮毛而入于內也獨言風者風為百病之長而能開發皮膚故善治者
 治皮毛▲張陽氣者衛外而為固也天之陽邪始傷皮毛氣分其次治肌膚▲張邪在皮膚留而不去則入于肌
 使邪從外解故其次治筋脈▲張邪在肌膚留而不去則入于經絡矣經脈內連藏府外絡形身善治者
 其治之次也▲其次治筋脈▲張邪入于經即從經而外解不使內于藏府此為治之法又其次也▲其次
 治六府▲張金匱要畧曰輕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困邪入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張屬藏絡府

六府之脈屬府絡藏府精氣聯絡相通邪入于內而不從府解則干及于藏矣邪在五藏經氣之間尚
可救治而生如干藏則死矣故曰半死半生也夫皮膚氣分為陽經絡血分為陰外為陽內為陰府為陽藏
治以上論為治之易治邪在陰分為難 **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地之濕氣**

感則害皮肉筋脈 張 生于腸胃故害于六府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感則害皮肉筋脈夫藏為陰

府為陽筋脈血分為陰皮肉氣分為陽天地之邪有陰有陽
水穀之氣有熱有寒而病人之形身藏府亦有陰陽之別也

註 此承上文而言善治邪者圖之貴早正以天地之邪各有所害而不得不治之也故邪風之至于人身
也猶之風雨之速邪風即上古天真論之虛邪賊風風論云風者善行而數變由皮毛而入肌膚

入筋脈入六府入五藏其行甚速也善治者方其入皮經絡之時下曰六府五藏乃內府內藏也又其
又其次者則從筋脈而治之此正皮部論經絡論之謂也

次者則從六府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五藏而治之但治五藏者邪入于絡脈絡脈滿則注經脈經脈滿則入
皮部論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邪入于皮則腠理開則邪入于絡脈絡脈滿則注經脈經脈滿則入

舍于藏府也繆刺論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
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相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

燥火是也即上靈樞憂患無言論之所謂喉嚨上文言地氣通于嗝由嗝而入乃六府也故水穀之
寒熱感則害人六腑蓋水穀雖所以養生而凡寒熱之非時失宜皆足以傷人也即上憂患無言論之

所謂咽喉太陰陽明論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岐伯曰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
又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地之濕氣感則害人

人皮肉筋脈夫邪之傷人也不問其行為至速也無異人可以治之不早也哉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

用之不治 張 此言用鍼者當取法乎陰陽也夫陰陽氣血內外左右交相貫通故善用鍼者從陰而引陽分
之邪從陽而引陰分之氣病在左者取之右病在右者取之左以我之神得彼之情以表之證

而得其過之所在以此法用之而不致于危殆矣
知裏之病觀邪正虛實之理而補瀉之見病之微請

註 此言善鍼者之有法也上文言由皮毛而漸入藏府則在外為表在內為裏在表為陽在裏為陰善用
鍼者知陽病必行于陰也故從陰以引之而入于陰

難經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此乃
指背腹為陰陽持一端耳善鍼法之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不止于此靈樞終始禁服四時氣篇人迎脈盛

濁者色陰陽也

為陽經病則滿陽滿陰氣口脈或為陰經病則滿陰補陽滿瀉陰而陰陽和氣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法論以邪之入于經者為巨刺流溢于大表與裏同故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治裏按經刺者十五絡也巨刺者正刺也經刺者與經絡異處也凡病之邪氣盛則實者失之太過正氣奪則虛者失之不及當觀過與不及之理所見稍微而知其病在何經則施以用鍼之法庶不至于危殆矣內經以人之有病為有過脈要精微論云故乃可診有過之脈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

此言善診者宜審別其陰陽也夫色為陽血為陰然色有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夫濕有清明有濁暗五色之見于面也各有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

夫濕有清明有濁暗五色之見于面也各有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金匱要畧曰息搖肩者心審清濁則知病之從來知部分則知病之所在

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又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又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暗然不徹言遲者風也搖頭者裏痛也裏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此以望聞而知其病之所苦也觀權衡規矩而

知病所主觀四時所應之脈按尺寸觀浮沉滑瀉而知病所生以治

滑主氣為陽瀉主血為陰審察脈之上下表裏氣血而知病之生于陰生于陽而以法治之也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此言善診者之有法也診視驗也診之為義有自診脈言者如脈要精微論之謂有自診病言者如經脈別論之謂據此節所言則診之為義所該者廣凡望聞問切等法皆可言診也必察其色以

色者神之所形也按其脈以脈者血之府也此語見脈要精微論先別其病之或在陰經或在陽經復審其面之氣色清濁而知其病之在部分者何經按靈樞五色篇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闕下者咽喉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顛者肩也顛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

內分者股膈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脣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膺也此五臟六府肢節之部也沉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

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肝痛呼音應角調為皮音聲相視其喘息聽其音聲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何經五藏有聲而聲有音肝痛呼音應角調為皮音聲相視其喘息聽其音聲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

而長音聲相應則無病微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相和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音應商輕而動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腎聲呻音應羽沉而深音聲相應則無病羽亂則病在

腎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時之所主者何經脈要精微論云春應中規言陽氣柔軟如規之員也夏應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

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

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

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

漬疾腸
反燥必逆
悍音汗
掣當作
掣導引
之義

而發之。張邪在皮毛，取汗而發散之。其慄悍者，按而收之。張氣之悍利者，宜按之。剛柔者，地之道。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張治平治也。如

之亦有法也。審其陰陽，以別柔剛。張陰陽者，天之道也。剛柔者，地之道也。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張治平治也。如

則當治人之陰氣。陰氣盛，則陽熱之邪自解矣。如感天之陰邪，則當治人之陽氣。陽氣盛，而陰寒之邪自散矣。此邪正陰陽之各有對待，而善治者之有法也。定其血氣，各守其鄉。張承上

言如邪在氣分，則當守其陰血，而勿使邪入于陰。如邪在血分，則當守其陽氣，而勿使陰邪傷陽。定其血實

血分氣分之邪，而各守其部。蓋陽邪傷氣，陰邪傷血。氣血內守，則邪不敢妄侵。此即上文對待之意。血實

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張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實者邪氣實，而虛者正氣虛也。血實者決之，使行氣虛

也。按此篇論天地人之陰陽相應，而鍼石診治亦皆法乎陰陽。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

復言邪在血分，而血實者宜行血以驅邪。邪在氣分，而氣虛者宜提掣陽氣以助正。此又邪正對待之一法

也。按此篇論天地人之陰陽相應，而鍼石診治亦皆法乎陰陽。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

男女也。蓋陰陽之在人為男為女。在身為氣為血，故未結其氣血焉。

靈樞張論論五藏六府皆有脹，而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但今之醫工不敢言瀉，而病人恐瀉，使中滿之

疾，綿延日久，經絡閉塞，而死。噫，與其瀉遲而死，孰若瀉早而愈。故靈樞疾瀉之旨深哉。具有邪者當從

而汗之，而其汗頗多，其形似瀉也。蓋以邪之在皮者，當汗而發之耳。即上文所謂善治者治皮毛是也。其

標悍者，謂邪氣標悍，疾利既按，摩以散之，而復有以收之，使正氣不散也。其有實者，謂有形如積塊之類

當散而瀉之。蓋上文之中滿，未必有形也。以義推之，上文為中滿，而此為痞滿之類。審其病之在陰

在陽，以別其邪之為柔為剛。難經十難，以五藏之邪相干為剛，以六府之邪相干為柔。蓋陽經為府，邪始

感，故為柔。陰經為藏，邪入深，故為剛。大義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然陽病必行于陰，故陽病治陰。陰

則從陰以引于陽，而陽病可去。陰病必行于陽，故陰病治陽。則從陽以引于陰，而陰病可去。此二句與

上文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二句相表裏。凡六經血氣或血多氣少，或血少氣多，或氣血皆少，或氣血皆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註馬陰陽者，陰經陽經也。其義論離合之數，故名篇。此與靈樞根結篇相為表裏。

其血如決水之義。大義見靈樞禁服血絡等篇。其血實者宜疏決之，謂破去

宜掣引之，謂導引其氣，使至于條暢如此，則治病之法盡矣。

黃帝問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

陽其故何也張按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皆出于地之陰出則為陽合則歸陰與天地定位日月成象之陰

陰其合之于人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

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與日月論文義相同岐

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張陰陽者有名而

然其要道歸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為道莫子晉曰天地三數字俱上聲陰陽者數之可十數語

定位日月運行寒暑往來陰陽出入總歸于太極一點之所生張又見五運行大論靈樞陰陽繫日月篇

張此言天地陰陽之數無窮而人身必應之也帝問天為陽地為陰而一歲之中十日象陽一月象陰月

有大小積至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而人身應之今人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亦當與天地之

陰陽相應而茲有不應者何也伯言天地之陰陽數為至疇其始也數之可十推之則可百其既也數之

可千推之則可萬至千萬之大不可勝數然數之不可勝數者難也折而言之也其數之萬而千百而

十者合也統而言之也其為要則一也豈有人之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

陰陽也哉張手足三陰三陽應日月陰陽之義備載靈樞陰陽繫日月等篇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張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

生焉然天地之化育萬物由四時之陰陽出入而能生長收藏為萬物之終始未出地者命曰陽子之正陰

陰處言處于陰中而為陰中之陰則出地者為陽其名曰陰中之陽言從陰中所出而為陽也陽子之正陰

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靜生于陰動生于陽也

震八聲數俱上

與三陰三陽不相應也

此承上文而言萬物之生必本于陰陽遂推人身之陰陽亦數之有可數也

命曰陰處又名曰陰中之陰及其出于地而生者地之上為陽似當命曰陽處然亦不離于陰也命曰陰中之陽陽處正氣而萬物以生陰為主持而羣形乃立故生長收藏因于四時而未始失其常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得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使四時之氣失其常則天地之氣為之四塞此乃陰陽之變不可勝數而其在于人則數之可數豈有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者乎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張離則為三陰三陽歧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張南面者

治之位故曰聖人然人皆面南而背北左東而右西以聖人而推及于萬民也南面為陽故曰廣明背北為陰而曰太衝太衝乃陰血之原位處下焦上循背裏是以三陰以太衝為主太衝之地名少

陰張太衝所起之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張少陰與太陽合陽出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

陽張至陰穴名在足寸指外側太陽經脈之根起于此也結交結也按靈樞根結篇曰太陽結于命門命門

于五英中身上名曰廣明張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陽出于陰從下而上為廣明之下名

曰太陽張太陽主中土而為陰中之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張太陽與陽明合並主中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

陰中之陽張厲兌穴名在足大指次指之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張太陽之氣在上故曰少陰之上兩陽合明

之前厥陰處陰之極陰極于裏則生表出之陽故曰厥陰之表蓋以前為陽上為陽表為陽也曰上曰前曰

表者言三陽之氣也曰至陰厲兌厥陰者言三陽之經脈也手足十二經脈主三陰三陽之氣左經脈則分

搏命曰一陰一陽耳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張竅陰穴名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少陽主初生之

陰中之三經而止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張陰陽之氣分而為三陰三陽故有開

論足之三經而止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張開闔者如戶之虛樞者虛之轉

故主開陽明合于二陽之間故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張開闔者如戶之虛樞者虛之轉

能轉樞是以三經者不得相失也開主外出闔主內入

樞主內外之間若搏于中而勿浮則合而為一陽矣

張此言足三陽經有離合之數也帝問人身有三陰經有三陽經分之而為各經合之而為表裏其離合何如伯以足之三陽言之其曰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眾人形體亦猶是耳

在前者名曰廣明廣明者心也心位南方火位主之陽氣明盛故曰廣明前者上也廣者大也▲上南方
也人有形體以心胸為前為南以腰背為後為北▼衝脈在後名曰太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盛大故曰
大衝▲按骨空論云衝脈者起于氣衝則此所謂太衝者正此衝脈也按上古天真論亦稱曰太衝蓋尊
之辭非足厥陰肝經之太衝穴也一本誤指為太衝穴者蓋不考上古天真論耳

陰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衝太陽者膀胱也太陽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結于
命門▲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即所謂睛明穴也▼名曰陰中之陽
蓋言為少陰經之陽經也夫然則足之太陽與足少陰為表裏也可知矣上文曰前曰廣明是身中而
上名曰廣明然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胃脈行腹中任脈
之旁計在三行而脾脈行在胃脈之旁計在四行則太陰之前名曰陽明者可推也

不惟經脈為然其胃
之形體居中脾居右旁其前後亦猶是也▼陽明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次指端之厲兌名曰陰中之陽
蓋言為足太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陽明起于厲兌結于頰大頰大者鉗耳也愚意鉗耳
者頰也少陽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四指端之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蓋言為足厥陰經之陽經也▲靈
樞根結篇岐伯曰少陽根于竅陰結于憲麗憲麗者耳中也愚云耳中者聽宮也▼是故三陽經之難合

也其難有太陽陽明少陽之分然太陽者三陽也為陽之表其義曰開陽明者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難之不能以無
合也此三陽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于手脈宜主浮然勿至太浮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
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陽也一陽者脈之皆為陽也所謂三陽之難合者如此

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為陽內者為陰張陽氣出而主外然則中為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張陰陽二
于下陰氣出而在內是以中為陰其所出之太衝在下而衝之上

名曰太陰衝脈為十二經脈之原故三陰三陽皆以太衝為主

大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張隱白
在足大指端太陰

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張中為陰故曰後曰前言陰氣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
為陰中之至陰

張涌泉穴名在足心下踆指宛宛中少陰

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張少陰主水厥陰主水生厥陰根起於大敦
乃一陰初生之氣故為陰中之少陰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大敦穴名在足大指玉堂中足厥陰肝經所出之井穴陰在下故論足之三陰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為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為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為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為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為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為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
陰之絕陽名曰陰絕之陰張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為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

形身之外內三陰之氣開闔于內之前後故曰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

註馬此言足三陰經有離合之數也言在外者為陽經則在內者為陰經然則人身之中半當為陰經其衝脈則在下而居衝脈之上者脾也脾者名曰太陰▲王注云衝脈左脾之下故言其衝在下也靈樞動

輸篇云衝脈者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臍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觀此則脾在太衝之上也▼太陰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大指內側之隱白名曰陰

中之陰蓋言為陰經中之太陰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陰起于隱白結于太倉▼夫然則太陰為足陽明之陰經也可知矣脾之下為腎故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王注云此言藏位及經脈之

次也太陰脾也少陰腎也脾藏之下近後則腎之位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足太陰之脈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及上內踝前廉上臍內循胛骨後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

內踝以上臍內由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少陰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太陰之少陰蓋言為陰經中之少陰也▲靈樞根結篇云少陰起于湧泉結于廉泉▼夫然則少陰為足太陰中之少陰也

可知矣腎之前近上則為肝故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王注云此亦言藏位及陰脈之次也厥陰肝也腎藏之前近上則為肝故少陰之位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足少陰之脈循內踝之後上臍內廉足厥陰

之脈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足太陽之後上臍內由此則少陰之前名厥陰也▼厥陰經脈之脈循足跗起于足大指端之大敦穴乃陰經中之絕陽絕陽者純陰也名曰陰之絕陰絕陰者盡陰也

所謂厥者盡也▲靈樞根結篇云足厥陰起于大敦結于玉英玉英即任脈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為少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

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盡其義為闔少陰者二陰也為陰之中其義為樞非樞則無以主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陰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于手脈宜

主沉然勿至太沉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陰之分而不得有三陰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陰也一陰者脈之皆為陰也所謂三陰之離合者如此

陰陽難難積傳為一周氣裏形表而為相成也▲張鍾靈氣之往來也陰氣積于內陽氣傳于外日出而陽氣

陰一晝夜而為之一周陰氣開闔于裏陽氣出入于形表而為陰陽離合之相成也

註馬此承上文而言陰陽雖有離合然必衝衝往來始自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

于水下二刻為一周身水下百刻為五十周于身其脈氣則行于裏其形體則表于外而陰陽離合之際實有相成之妙尚何人之陰陽有不合于天地之陰陽哉

陰陽別論篇第七

註馬 據篇中有別于陽者如病甚也等語則別當作彼方切言陰經陽經及陰脈陽脈皆當知所分別故名為篇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張四經者春

鉤秋脈毛冬脈石四時之經脈以應四時之氣也十二從者手足三陰三陽之義也從手太陰順行至厥陰

也應十二月者手足太陰正月寅手陽明應二月卯足陽明應三月辰足太陰應四月巳手少陰應五月午

手太陽應六月未足太陽應七月申足少陰應八月酉手厥陰應九月戌手少陽應十月亥足少陽應十一月

月子足厥陰應十二月丑應十二脈者春應肝脾夏應心與小腸秋應肺與大腸冬應腎與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

形之十二脈也此篇論分別陰陽以知死生故曰陰陽別論

註馬 此即前篇人有陰陽合于天地之陰陽之意也四經者肝心脾腎為四經而不言脾者寄旺于四經之中也十二從者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而十二經脈之行相順而不悖也伯言四經應春夏秋

冬之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蓋以十二月正應十二脈也十二月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應十二脈者春應肝脾夏應心與小腸秋應肺與大腸冬應腎與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

則合四經而乘之脾與胃也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張十二經脈乃藏府陰陽配合故知陽者可以知陰能知陰陽可別死生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

陽張 此節以胃氣藏真而分別其陰陽也胃脫之陽資養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張五藏為

藏也神藏而不外見者氣也如無陽和之胃氣所謂陽者胃脫之陽也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張五藏為

而真藏之脈不見則藏也夫四時之脈春弦夏洪秋浮冬沉長夏和緩五藏之脈肝弦心洪脾緩肺濡腎沉如

春氣以資養五藏者夫四時之脈春弦夏洪秋浮冬沉長夏和緩五藏之脈肝弦心洪脾緩肺濡腎沉如

強心脈微洪而大脾脈微洪而緩肺脈微洪而濡腎脈微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張能

洪而沉四時五藏皆得微和之胃氣故為二十五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張能

陽和之胃氣則一有不知便可知病處能別真藏之陰脈則知肝脈至者期十八日死三陽在頭三陰在手

所謂一也張此復論十二經脈之陰陽也手足三陽之脈手走頭而頭走足故曰三陽在頭手足三陰之脈

脈交于手陽明大腸大腸交足陽明胃胃交足太陽脾脾交手少陰心交手太陽小腸小腸交足厥陰肝肝交

方盛烹
論曰持
雖失確
藏陰府
陽不知
并合脘
故不明

于手太陽... 故所謂一也... 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謀此三陰也... 言審別陰陽之脈謹熟之于心應之于手無與眾相謀論也

馬此言各經分陰陽乃診脈者當別其陰陽也... 凡陽經有五正以一府之中包藏五府之脈故五五有二十五陽由此推之則一藏之中包藏五藏之

者則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診肺脈之虛者則寸口反小于人迎診大腸之虛者則人迎反小于寸口之類... 脈亦五有五二十五陰所謂陰經者乃胃脈之陽也真藏來見其藏已敗敗者必至于死也

之異而實不外乎胃脈之見耳必吉者為有胃氣而凶則無胃氣也... 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生半死也故生死之期可決耳然知之似有不同陰陽本無二致即如

手之三陽自足走頭手之三陰自胸走手表裏無間一而已矣故能分別陽經者不但知病之處抑亦知... 病所忌之時分別陰經者真可以知生死之期謹熟此分別陰陽

之法無與眾人謀之而為其所惑也此節陰陽言陰經陽經也... 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進者為陰數者為陽

陽乃六藏六府之經脈故當以脈... 之來去動靜遲數而分別其陰陽

馬此言脈體分陰陽亦診脈者所當知也... 凡脈有去來故即去至而陰陽分脈有動靜故即動靜而陰陽

病處忌時死生之期昭然矣... 此節陰陽言陰脈陽脈也

凡持真脈之藏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

懸絕四日死... 此審別真藏胃脫之陰陽也懸絕者真藏孤懸而絕無胃氣之陽和也急者肝死脾來急蓋

為天地久矣此氣之數也木生于地故死于九九之數肺主天氣絕于六六之期水火本于天故死于生

成之數脾土寄于四季故絕于四日之周五藏死期總合大衍之數按王氏皆以天地生成之數論之馬

知肝之... 急則心... 之絕鈞... 腎之奪... 索可類... 推矣

醫部內經卷之...

三十一

壬子芳
曰人稟
天地之
氣數而
生故應
天地之
氣數而
血氣數
者天地
五行之
教也

高士宗
曰不得
隱曲女
子不月
病在腎
也風消
肝木病
也息奔
病在肺
也二陽
之病傳
法于五
藏而死

氏論天干之五行相剋其間多有不合夫藏府具五行之氣各有陰陽剛柔不同不必執一而論是以以下陰陽相搏亦止少陰太陽死于天地生成之數餘皆不合也此節論真藏脉見之死期與後節陰陽相搏之有異同也

馬上文言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矣又言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此遂以五藏真藏見者而決其相剋為期至所不勝而死也今凡真藏脉來見者肝脉至于懸絕肝屬木自甲乙日而數之至庚辛日為一八又至庚辛日為十其十八日當死▲假如自甲子日至辛巳日為十八日心脉至于懸絕心屬火自丙丁日而數之至壬癸日為八今日九日者亦八日之盡交九日也當死肺脉至于懸絕肺屬金自庚辛日而數之至八日為丙丁又至丙丁日為十八日當死今日十二日者自庚辛而數之乃庚辛見庚辛也腎脉至于懸絕腎屬水自壬癸日而數之至戊己日為七日當死脾脉至于懸絕脾屬土自戊己日而數之至甲乙為八日今日四日除戊己日至甲日也當死▲王注以五行生成之數釋之不明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貴者死不治
張此審別三陰三陽之發也夫人之精血由胃府水穀之所資生脾主為胃行其精液者也二陽病則中焦之汁竭無以奉心神而化赤則血虛矣水穀之精脾無轉輸于五藏則腎無所藏而精虛矣男子無精有不得為隱曲之事在女子無血則月事不得以時下矣此病本于二陽而發于脾也精血兩虛則熱盛而生風風熱交熾則津液愈消竭矣火熱燥金而傳為喘急息肩者死不治蓋胃乃脾液之生原脾乃津液之化原也按陰陽雜合論止論足之三陰三陽此章亦先論足經至末章曰**馬**按此與下二節言二陽三陽發病王注每節兼手足陰陽俱搏三陰俱搏是兼手經而言故曰俱也**馬**經為解今據三陽證候全是足太陽膀胱經與手太陽小腸經無涉其一陽亦是足少陽胆經與手少陽三焦經無涉也

言上文言別于陽者知病處也別于陽者知病忘時故此下三節乃言陽經之病而此一節則舉二陽之病言也夫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為倉廩之官主納水穀而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病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繫之于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為胃有所受脾不能運化而繼則胃漸不能納受矣故知胃病發于脾也由是則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脉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化而為血以奉生身今血既不化月事何由而下▲又由是則血枯氣鬱而熱生熱極則風生而肌肉自爾消燦矣故謂之風消也又由是則火乘肺金而喘息上實痰嗽靡寧矣▲此乃肺積之息實乃喘息不貴▲若是則心主血肺主氣脾為五藏之原胃為六府之海者無不受病而欲生也得乎故決之曰死不治也▲王注謂腸胃為病心脾受之何以知心脾受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為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推之

無闕于脾而男子無闕于心乎況此節專為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推之

陽音捐 痛音捐 張北境 曰太陽 標陽而 本末故 為寒熱 之病謂 其能為 寒為熱 故曰為 病時交 反痛音 捐類按 海篇直 音類即 音類廣 韻徒回 切今以 廣韻為 的但內 經俱主 病言其 類類同 用

曰三陽為病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痲厥腦痛張三陽者太陽之為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邪之中人始於皮膚邪氣從之逆于肉理乃生癰腫太陽為諸陽主氣而主筋筋傷則為痲氣傷則為厥也太陽主開病則開闔不得此皆太陽筋脈之為病也太陽之氣主表而經脈發源於下是以始病寒熱之在上在表而漸為瘧瘧瘵瘵類病之在內在下也其傳為索澤其傳為類病註太陽之經氣生于膀胱膀胱者主藏津液氣化則出太陽之氣病熱內在下也其傳為索澤其傳為類病註太陽之經氣生于膀胱膀胱者主藏津液氣化則出太陽之氣病熱始病氣而及經與筋也

論此舉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論循肩膊內扶脊抵腰中入循脊內腎屬膀胱其肢者從膊內下貫胛狹脊內過脾樞從脾外下合膈中以下貫膈內氣逆也素問明有痿厥二論論脾肺腸也瘡酸也及其傳也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矣又其傳也陽氣下墜陰脈上爭上爭則寒多上墜則筋緩故舉垂緩緩內作類病論按原病式曰瘧疢小腹空即腫急絞痛也又丹溪言癩病其狀陰囊腫綻如升如斗不痒不痛得之地氣卑濕所生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又據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亦有丈夫癩病據脈解篇婦人小腹腫者亦名癩病則類病亦在小腹中丹溪似非的說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張一陽者少陽之氣病也少陽主初生之氣病則生氣少矣少陽相火其傳為心掣其傳為臍張飲食于胃濁氣歸心脾胃受傷而為泄故心虛而掣痛矣靈樞經云脾虛微急為臍中此舉一陽之病言之也一陽者足少陽胆經也一陽為陽之初生今已發病則氣少少陽本有相火火盛則乘肺故善欬肝木來侮土故善泄木盛則土衰心氣不足故其傳也其心必掣不能自寧又其傳也則木盛土衰如靈樞上臍篇所謂飲食入而還出者是也其病主為臍論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脾肝微甚為臍中熱論論諸水病有云胃脘臍風論論胃風隔塞不通此皆臍之為證以靈樞上臍篇為主王注謂隔塞不便者非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張二陽一陰者陽明厥陰之為病也東方肝木其病發驚春陽肝木故引背痛也邪氣客于胃厥逆從上下散復出于胃故為噫也欠者氣引而驚背為陽厥陰主上也胃是動病善呻數欠此厥陰風木厥逆之為病也風木為病干及胃土故名風厥論按平熱論刺熱論

厥風

註此舉二陽一陰之病以言之也二陽者胃也一陰者肝也金匱真言論謂肝經為病發驚駭靈樞經脈篇謂胃病聞木聲則惕然而驚二經之病胃自頭以行于足肝自足走腹皆無與于背者而此曰背痛意者陰病必行于陽也噫氣轉也又曰飽出息也脈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為噫也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觀此則胃心之病宜發為噫欠氣相引也靈樞經脈篇言胃脈為病有數欠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腎為欠今曰善欠者胃之病也若此者必併四病而兼有之病名曰風厥蓋外感于風肝實主之胃氣不能升降而厥乃生耳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
二陰一陽者少陰少陽也少陽之氣生于腎藏水中經云腎氣實則脹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此腎氣與生陽並逆故善脹心腎之氣不能相交故心滿善氣也善氣者太息也心系急則氣道約故太息以伸出之三焦氣也此一陽之氣病故引論于三焦

註此舉二陰一陽以言之也二陰者腎經也一陽者胆經也胆邪有餘來侮脾土故善脹腎邪有餘來乘心火故心滿胆氣有餘故善氣宣明五氣論云怒為胆者是也

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
三陽三陰者太陽太陰之為病也偏枯者半身不遂痿易者委棄枯陽虛而不能養筋則為痿脾屬四支故不舉也此水府為病而逆乘脾土也

註此舉三陽三陰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膀胱經也三陰者脾經也膀胱之脈自頭背下行于足而脾脈主于四支故二經不足發為偏枯及為痿易與四肢不舉痿易者左右變易為痿也

鼓一陽曰鈞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超避曰溜
此動也此動四經之脈以應四時也脈如弦之端直以應春生之氣也一陰之氣初升故其脈來盛去悠如鈞之急以應夏熱之氣也至者為陽陽氣收藏故脈雖鼓至而懸絕以應冬藏之氣也溜營衛陰陽相得循行則滑長夏之時陰陽在上陰氣在下陰陽合和故脈滑也此言人有四經以應四時之氣也

註此舉五藏之脈體言之也一陽者微陽也指下鼓動一陽而脈即來盛去悠者曰鈞乃微鈞也心之脈急不至于大急者曰弦乃微弦也肝之脈也鼓動陽脈而陽脈似絕曰石乃微石也腎之脈也陰陽二脈相過無能勝負正平和之脈其名曰滑如水之緩流也脾之脈也此曰陰陽以脈體言就其浮沉大小之間以意而得之者也即前去者為陰六句亦以陰陽名脈體王注仍以

一陽一陰為三焦與肝則鼓陽之陽與陰陽相過之陰陽將屬之何經乎

義主流

魚陰其 篇溜于 樞本輸 作流靈 作鈞溜 弦弦當 鈞當作

肺者藏之蓋也
是以四藏之氣上逆則

陰爭於內陽擾於外張內為陰外為陽藏為陰府為陽承上文而言人之經脈藏府同貫外內備環如陰不

言陰陽之氣不和則為陽結陰結之病若夫剛與魄汗未藏四逆而起則薰肺使人喘鳴張此言陰榮于

剛是陽傳于陽陰傳于陰乃陰陽相絕之死候也魄汗未藏四逆而起則薰肺使人喘鳴張此言陰榮于

宜外洩者也汗者血之液也魄汗肺之汗也夫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皮毛汗出而精血仍藏

而起如魄汗未藏是奪汗而揚其精血矣藏真高于肺主行營衛陰陽肺藏之陰陽外洩則四藏之陰並逆

為汗百脈雖朝于肺而使人喘急喉鳴蓋五藏主藏精者也精化而為血血化而為汗汗化而為魄魄化而為

陽和于陰而後謂之和也夫外脈為陽府脈為陽然皆本于五藏五行而生故曰陰之所生也陰之所生之

陽脈與所本之陰脈相和而始名曰和蓋陽子之正陰為之主既有所出當有所入是故剛與剛則陽散而

陰亡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張剛與剛是陽不與陰和矣陽不歸陰則剛柔不和經氣乃

絕張此言柔與柔而生氣絕也淖和也陰與陰和而剛柔不和則陰無所

生之陽矣孤陰不生則經氣乃絕經氣已絕不過三四日而死也

張此言營衛二氣貴于和不貴于偏勝而和則陰陽之氣生偏則陰陽之氣滅所以經氣從是而絕也陰

而擾于外則偏勝者為剛而不能柔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毛魄汗外泄未能閉藏燥極熱生熱極寒生

四肢厥逆而起則薰肺肺因氣迫喘鳴交作蓋肺為五藏之華蓋而肺經若此錄經之病至矣殊不知

陰之所生和則不和所以為爭為擾而為剛也是故剛與剛則陽氣不能勝陰而從是破散▲生氣

謂則與剛者氣血俱淖之謂也淖則剛柔不和諸經之義以漸而絕矣此節陰陽言營衛二氣也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張五藏相剋而傳謂之死陰相生而傳謂之生陽為類

心之肺肺之肝之類皆謂之死陰此以陽藏相生而傳故不過四日之偶數而死以陰藏相剋而傳所謂生

故不過三日之奇數而死也○莫子晉曰三日者不過天地之生數四日者不能盡五行之終數

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張傳之心也傳小腸小腸傳膀胱膀胱傳腎腎傳心包絡包絡

傳三焦三焦傳胆胆傳肝一藏一府一雄一雌一陰一陽相間循環無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

端如肝之心心之肺肺之腎腎之脾此皆經氣絕而死不治者也

治張以水藏而反傳所不勝之脾土故謂之辟陰此皆不治之死候也

非死而作四日全元起死之日而四日而死

作四日全元起死之日而四日而死

通詳上而己者

下文義

作死而

非死而

辟音聞

註此言藏病相傳者有生死之分也本經屬陰而以剋我者剋之謂之死陰如下文火乘肺金之謂凡死陰之屬其病不過三日而死本經屬陽而以生我者來生之謂之生陽如木來生火也心之肺謂之死陰火來剋金也不但是也腎屬足少陰肺屬手太陰以肺乘腎乃母來乘子陰以乘陰謂之重陰病日深矣脾屬足太陰腎屬足少陰乃乘所不勝陰以侮陰謂之闕

屬病日危矣皆死陰之屬之義也故謂之曰死不治也

結陽者腫四支**張**此言陰陽之氣不和自結而為病也四支為諸陽結陰者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

張陰氣結于內而不得流行則血亦留聚而下洩矣一陰結使血一升二陰並結使血二升三陰俱結使血三升此際三陰而言也○脾脈篇曰脈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名曰

陽結也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艱名曰陰結也蓋欲審別陰陽之氣結者當以脈之去至動靜浮沉遲數以分陰陽以證之腫四支知三陽並結使血二升知三陰並結也以證之消知結在二陽當以二

陽之法治之證之膈知結在三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張**結斜者偏結于陰陽之間也夫于形陽當以三陽之法治之可也

身之內藏府之外胃腎空廓之間而為腫也石水腎水也腎者胃之關也三陽結謂之消**張**二陽陽明胃氣

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此多偏于腎藏故為多陰少陽而少腹腫也三陽結謂之膈**張**三陽太陽也太陽為諸陽明氣結則水穀之津液不生以致消渴而為病也按靈樞以五三陽結謂之膈**張**三陽太陽也太陽為諸

藏之脈微為消痺蓋水穀之津液不資則五藏之氣結則微弱矣三陰結謂之水**張**三陰太陰脾土也脾為

勝於從內膈而出于胸膈從胸膈而達于膈表陽氣結則膈氣不三陰結謂之水**張**三陰太陰脾土也脾為

通內膈之前當胃脘贛門之處膈氣逆則飲食亦隔塞而不下矣三陰結謂之水**張**三陰太陰脾土也脾為

胃之水液不行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張**一陰一陽者厥陰少陽也厥陰風木主氣而得少陽之火化**張**靈

而為水逆矣廉邪入膈中則古蓋邪斜通用

此歷舉各經之結者其病有為腫為便血為石水為消為膈為水為喉痺諸證也結者氣血不疎暢也

非結脈之結若結脈則下一結一結三結何以診之王注以二盛為再結三盛為三結則盛脈非

可以言結凡手足陽經為府主表陽經結者四肢必腫蓋四肢為諸陽之本也凡手足陰經為藏主裏

陰經結者必主便血蓋營氣屬陰營氣化血以奉生身推陰經既結則心必癢播而初結則一升再結則

二升三結則三升結以漸而加則血以漸而多矣陰經陽經為邪所結陰氣多而陽氣少即陰經陽虛也

則陽不能入之陰而內之所聚者為石水其少腹則又腫也**張**大奇論有腎肝並沉為石水靈樞邪氣藏

府病形篇有腎脈微大為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睡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篇黃帝有石水之

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張**二陽者足陽明胃

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陽者陽明也。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按此篇止謂曰消

至脉要精微論有瘵成為消中奇病論有轉為消渴靈樞經氣藏府病篇本經通評虛實論皆曰消瘵

氣厥論有肺消膈消種種不同須知後世參以三消之說則知五藏皆有消瘵之證其間各有所指上

消者一名高消一名膈消病機云云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

宜流濕以潤其燥又云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劉河間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指上消

而言陳無擇云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欲飲諸脉散散皆氣實血虛也亦指上消而言今按

素問氣厥論有云心移熱于肺傳為膈消靈樞經氣藏府病篇有心脈微小為消瘵又有肺脉微小為

消瘵此正上消之義還兼心肺為是非獨肺也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入參湯治之。中消者又名消

中又名內消病機云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赤黃熱能消渴知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便無擇云

消中為脾瘵熱減則為消中袖珍方云內消者由熱中而作小便多於所進飲食而反不渴虛極短氣河

間曰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東垣曰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艱小便數叔和

云口乾饒飲水多食亦飢虛即瘵成為消中也調胃承氣三黃丸治之今按素問脉要精微論帝曰診得

胃脉何如岐伯曰脉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如岐伯曰瘵成而消中又按通評虛實論帝曰診得

凡消瘵瘵疔擊偏枯瘵厥瘵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又腹中論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者不

可服膏粱疔擊石藥石藥發癘疔擊狂夫熱中消中者皆膏粱人也今禁膏粱是不合其心芳草石藥

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悍者其氣急疾堅勁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

二者夫熱氣燥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胃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曰更論又奇病論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瘵此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

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

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又靈樞經氣藏府病篇有脾脉微小為消瘵又本篇曰二陽

結謂之消此正中消之謂但以諸義攷之當兼脾胃為是。下消者一名消腎一名腎消一名內消一名

強中病機云消腎者初發而為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

液治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愈陳無擇云消腎者屬腎盛壯之時不謹而縱慾年長多服金石真

氣始真口渴精液自洩不飲而利河間曰渴而飲水不飽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云東垣曰下

消者煩燥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地黄丸治之袖珍方云強中者

虛陽強火不交而精氣自泄又云腎實則消不渴小便清即腎消也其治宜抑損心火攝

養腎水按靈樞經氣藏府病篇有腎脉微小為消瘵及肝脉微小為消瘵則知腎肝俱有消瘵此正下

消之謂又按袖珍方云人身之有腎猶木之有根故腎受病必先形容憔悴雖加以滋養不能潤澤故患

消渴者皆是腎經為病內壯盛之時不自保養快情恣慾飲酒無度食脯炙丹荏苒等藥遂使腎水枯竭心

火熾盛三焦狂烈五瀝渴燥由是渴利生焉此言三消皆本于腎也總錄又謂未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

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為不治之症潔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入參湯治之不能

食而渴者錢氏方白朮散倍加葛根治之。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陰陽類論黃帝

曰三陽為經，又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為經，又曰三陽為父。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為表裏者，為受盛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今小腸熱結，則血淋燥，膀胱熱結，則津液涸，故偏寒而不便，至真要大論論少陰之復，有陽勝不便者是也。俗亦謂之乾隔。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肺為邪結，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溢是也。四肢脾為邪結，則不能勝水氣，而水氣泛溢，周身浮腫，故水證從是而作焉。按水之為證，本篇指為肺脾二經，今篇指為脾腎二經，曰鼓脹，曰腸胃石瘕之類，似本篇同名曰水，證外此又有風水，有湧水，有石水，種種不同，又有曰腎風，曰膚脹，曰鼓脹，曰腸胃石瘕之類，似本篇同名曰水，證外此又有風水，有也。今以內經諸篇參之，乃知端的即如本篇止有一水字，又乎人氣象論，岐伯曰：頭脈動喘疾，效曰水，目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又曰足頸腫，曰水，又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候也。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下焦溢為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又有一等曰風水者，又按評熱論，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龐然壅塞，于言可刺否？岐伯曰：虛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出汗，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效，病名曰風水，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小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效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不能卧，卧則驚驚，則效甚也。腹中鳴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脫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今氣食，食不下者，胃脫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陰何？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聚水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腎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也。從其類也。上下溢于皮膚，故為附腫。附腫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于腎乎？岐伯曰：腎者，壯藏也。地氣上者，屬于水，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湧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達于風，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裏，傳為附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且下文又有諸穴所宜刺處，難以悉載。又按靈樞論疾，謬尺篇，岐伯曰：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效，按其手足上，窠而不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又曰：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此皆風水之謂也。又有一等曰：等曰腎風者，按奇病論，帝曰：有病龐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病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此乃腎風之謂也。又有一等曰：膚脹者，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整整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窠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又有一等曰：鼓脹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此則鼓脹之謂也。又有一等曰：腸覃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胃氣相搏，起，此其候也。又有一等曰：石瘕者，即靈樞水脹論，瘕子之狀，父者，難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又有一等曰：石瘕者，即靈樞水脹論

此月事不以時下暗生于女子可導而下此則腸胃石痕內有積聚似水脹而非水脹者也又風與水何曰別之按平人氣象論岐伯既曰頸脈動喘疾效曰水又曰目暈微腫如卧蠶起之狀曰水乃又曰面腫曰風又曰足脛腫曰水則風腫之辨當于其面腫方知其有風也即此又于評熱論水熱穴論奇病論而并究之則曰風曰水之義明矣其治于其法即湯液醪醴論開鬼門墮子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其魄獨居孤精于內氣耗于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權衡去宛陳莖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三陽已布疎勝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其氣乃平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一陽者手少陽三焦之脈也二脈並絡于喉氣熱內結故為喉痺此亦王注今始從之其一陰當兼肝一陽當兼胆言

陰搏陽別謂之有子
張陰搏者尺脈滑利而搏擊應手也陽別者與寸口之陽似乎別出而不相貫也陰陽虛此當主有妊蓋有諸內而外以尺脈滑利如珠也○吳氏曰此以下論脈也

腸澀死
張陰陽指尺寸而言腸澀澀積下利也夫榮衛氣血皆因水穀之所資生胃為受納之府腸為傳導之官陰陽兩虛而又失其所生之本故無望其生機矣此言陰陽由腸胃水穀之所生也

加於陰謂之汗
張汗乃陰液由陽氣之宣發而後能充身澤毛若動數之陽脈領于尺部陰虛陽搏謂之崩迫血妄行

馬此舉尺寸之脈而為有子為腸澀為有汗為崩諸證也陰搏者尺為陰其脈搏擊于手也陽別者寸為陽言尺脈搏擊于指而與寸脈不同也此則有子之脈即脈訣之所謂尺脈不止真胎婦者是也陰陽虛者尺寸俱虛也腸澀者脾氣不化澀積腸內氣血日耗所以至于死也按腸澀之說見內經通評虛實論脈要精微論大奇論皆以脈沉小緩者為易治身熱者為死今曰虛者為死蓋沉小緩而無神也

陽加于陰者赤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動尺主靜尺部而見陽脈乃陽加于陰則陰虛火盛其汗自泄平人氣象論云尺脈瀦滑謂之多汗者是也陰虛陽搏者赤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損寸脈搏擊虛火愈熾謂之曰崩蓋火迫而血妄行也此則指女子而言耳按婦人血崩之證其血從胞絡宮而來血久下行為熟路則本宮血之十二經之血皆從茲而滲漏然胞絡宮則系于腎而上通于心故此證實關于心腎兩經宜有陰虛陽搏之脈痿論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於則心下崩數沒血也惟享東垣試効錄用十二經引經之藥仗血歸于十二經然後用黑藥以止之若徒用黑藥而不先服

領血歸經之藥其病難愈

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
張三陰者太陰也俱搏者脾肺二部俱搏擊應手而無陽和之氣也二者偶之始

十者陰之終夜半者陰盡而將一陽初生之時太陰者至陰也以至陰之氣而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一

三十六

絕無生陽故死于陰極之數也○董惟園曰陰結陽結者論陰陽之氣結也剛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張

與剛者言府脉傳府藏脉傳藏也陰搏陽搏者言十二經脉之陰陽不和也

二陰者少陰也俱搏者心腎二部俱搏擊應手也少陰主水火陰陽之氣天乙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一陰

火天七成之十三日者成數之終也夕時者日之終也以水火之陰藏故死于成數而終于日終也

俱搏十日死張陰之終也厥陰者陰之盡也以陰盡之氣而死于陰數之終也

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張三陽俱搏且鼓者手足太陽之脉俱搏擊而且鼓動陽極而絕無陰之和也太陽與少陰為表

裏並主水火之氣天乙生水地二生火以水之陽府故死于天地之生數也蓋天為陽地為陰天主生地

主成故太陽死于生數三陰三陽俱搏心滿腹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張三陰三陽者五行之氣也陰陽二

而少陰死于成數也

終而死也心滿湯搏于上也不得隱曲陰搏于下也腹居身半之中陰陽相交者也腹發盡者二陽俱搏其

陽盡發于上陰盡發于下而無陰陽中見之和也此言上下陰陽之病下文言寒熱陰陽之病

病温死不治不過十日死張二陽者陽明也俱搏者手足陽明俱搏擊也病温者病寒熱也夫人之陰陽由

不得陰則病熱陰陽俱絕不治之死證也九乃陽之終十乃陰之盡不過十日者死于陰陽之交盡也上節

言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陰陽二氣不能一以貫通而自相搏擊其為病死也若此此言胃脘之陽

以生養陰陽五藏二陽俱搏則陰陽並絕其病死也如此故末二節獨表出其病證焉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靈蘭秘典論第八

靈蘭 未有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故名篇

黃帝問曰 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 **張** 六藏藏神六府藏物六藏六府皆謂之藏故云十二藏也相使

太陰獨受其濁故曰 **岐伯對曰** 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 **張** 上章論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陰陽相間而傳言

脾胃者倉廩之官 **張** 伯稱其詳悉焉 **王** 子方曰血者神氣也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張** 位居南而靈應萬機故為君主

藏神心主脈故十二藏府經脈皆以心為主 **心者** 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焉** **張** 位居南而靈應萬機故為君主

明出焉 **肺者** 相傳之官治節出焉 **張** 位高近君猶之宰輔主行 **肝者** 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張** 肝氣急而志怒故

生之氣滂發未 **膽者** 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張** 有胆量則有果斷故決斷出焉 **臍中者** 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張**

萌故謀慮出焉 **臍中者** 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脾胃者** 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張** 脾胃運納五穀故為

臍中者心主之宮城心主包絡位居臍中而代君行令 **脾胃者** 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張** 脾胃運納五穀故為

故為臣使之官心志喜心主代君宣布故喜樂出焉 **脾胃者** 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張** 脾胃運納五穀故為

脾為轉輸以養五 **大腸者** 傳道之官變化出焉 **張** 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盛者賴以 **小腸者** 受盛之官

藏氣故五味出焉 **大腸者** 傳道之官變化出焉 **張** 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盛者賴以 **小腸者** 受盛之官

化物出焉 **張** 小腸居胃之下胃之運行者賴以 **腎者** 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張** 伎多能也巧精巧也腎藏志志

伎巧也 **三焦者** 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張** 決通也瀆水道也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三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

于外矣 **三焦者** 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張** 決通也瀆水道也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三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張** 膀胱為水府乃水液都會之處故為州都之官水穀入胃瀆

相去聲 使去聲 下同 樂入聲 道導同 伎音技 塞入聲

主即我之神明心主不明則十二官皆不安矣心主包絡為臣使之官代君行令而主脈脈者血脈也血脈

為天下則大昌 **張** 五藏六府心為之主君主神明則十二官各安其職以此養身則壽終身而主不明則十

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張** 心者難也難也者

神氣也神明昏亂則血脈凝滯而使道閉塞矣血氣者充膚熱肉滲皮膚生毫毛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血脈

不通而形乃大傷矣故以此養身則殃折不壽在治天下則其宗大危正心明德之道豈不重可戒哉
此言心為一身之主主明即可以養生推而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如心不明即此身亦不可保矣

論此言十二藏相使之貴賤而遂歸重于心也十二藏者不分藏府而皆謂之藏也据下文所答內以心
亦得以藏稱也帝問諸藏相使之貴賤者即諸藏而較其輕重耳伯言心者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大
主也此語見靈樞邪客篇又靈樞五癰津液別篇云五藏六府心為之主師傳篇同至虛至靈具眾

理而應萬事神明從此出焉肺與心皆居膈上經脈會于大淵死生決于太陰故肺為相傳之官佐君行
令凡為治之節度從是而出焉刺禁論以父母比心肺乃曰膈背之上中有父母而此則以君相比心肺

其尊同矣五癰精液別篇云五藏六府肺為之相肝屬木木主發生故為將軍之官而謀慮所出猶
運籌于帷幄之中也五癰精液別篇云肝為之將師傳篇云肝者主為將胆為肝之府謀慮貴于得

中故為中正之官而決斷所出猶決勝于千里之外也宗氣會于上焦之膻中穴至行脈氣于諸經而分
布陰陽為君主之臣使樂趨若令善樂出焉脾胃屬土納受運化乃倉廩之官而所受之五味從是出焉

者從是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脾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五藏在人惟腎為變化
強而男女構精人物化生技巧從是而出王注所謂在男則當其作強在女則當其技巧者是也血氣形

志論謂少陽與心主為表裏者言三焦心包絡為表裏也居于右腎之中謂太陽與少陰為表裏者言膀
胱與腎為表裏也居于左腎之中又靈樞本藏篇謂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左腎合膀胱故三焦

在下部之右為決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在下部之左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然三焦膀胱者必得氣
海之氣施化則澀便泄注氣海之氣不及則隱閉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氣海者上焦之膻中穴乃

宗氣所會而自上而下者也按靈樞本輸篇云膀胱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
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脾胃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陰屬腎腎上連肺故將

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凡此十二官者上下相
使彼此相濟不得相失也故十二官之中唯心為君主君主不病則百體自安攝人主明則下民自安也

以人身而言用此法以養生則受殃以此治世則宗危可不知所戒哉
必大昌而天下盛治否則心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凡各經轉輸之路皆閉塞

而不通其形乃大傷矣以此養生則受殃以此治世則宗危可不知所戒哉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
原上言修身養生以及于為天下之要道始在于微蓋心之變化無

殆當知壽夭治亂之機在此心者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問問之當孰者為良
一念之發萌而人莫知其原也

息其道之微瞿瞿顧視其道之要妙其孰能
知也聖人也憂其理之至精能明者為良也

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可以益

勿得注
云眼目
速瞻之
貌

此篇乃
三部九
候五運
六氣之
提綱

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神之分以至于千之萬之不可勝極也制正也以毫釐之誠意推而大之其形乃

正言其心正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張精純粹也言正

而後形正也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張精純粹也言正

心明德之道也大聖之業者能正心修身以及于治國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閣之室以傳保焉良善

平天下也齋戒者誠意滌慮也擇吉者從善避惡也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閣之室以傳保焉良善

也靈閣之室心之官也乃擇其良善而藏之于心以傳保者保于無窮流于無極守而勿失也按靈樞經

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大腸者傳道之府小腸者受盛之府胆

者中精之府胃者五穀之府膀胱者津液之府三焦者中清

之府也吳氏曰靈臺蘭室黃帝藏書之所秘典秘密典籍也

此言十二官之道乃至道也微妙而難測變化而無窮孰知其原之所在耶彼不知此養生之法者有

清而無長瞿瞿然驚顧擬而議之窘迫哉此消者瞿瞿也孰知其有要耶不知其要所以不知其原也

問問者說文以為病與傷痛也唯不知其要則問問然獨當其病孰執知何法為善耶按氣交變大論亦

云肖春瞿瞿莫知其妙問問之當孰者為良且是十二官之數恍惚者無形也毫釐從此而生毫釐者

至小也度量從此而起顧推之而十又推之而萬可以益大唯以為君主之官有以制此形耳帝乃深贊

此書而藏之靈蘭之室故此篇曰靈蘭秘典論者良有故也按靈樞刺節真邪篇外揣篇皆藏此室

六節藏象論篇第九

篇內首問六六之節後又問藏象何如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為天地久矣不知其

所謂也張天以六六之節者十干主天六十日甲子一周而為一節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也人以九

十五節言人亦有六六之節以應天六六之數也按下文曰地以九九制會蓋人有九竅九藏地有九州九野以合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先言地以九九制會而後言地以九九制會也○按此篇乃論歲運之總綱天之十干成六六之節以應一歲而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五運行論內云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是在天之六氣在地之五行五味而又化生人之五藏也然人之五藏地之五行皆由天之十干所化故曰六節藏象論也夫人之五藏又化生六氣六氣者即未章之所謂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是也蓋人之五藏應地之五行制會以應六六之節者言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六節而皆合乎生五氣三之數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

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張照明也，遂因也。言六六之節，所以正天之

所以紀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張制度也。日月者，周天三百

歲而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一月而一周。天蓋以天之度數以紀日月之行也。氣數者，生五

日為陽，月為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

氣餘而盈閏矣。張此復申明天度以紀日月之行也。行有分紀者，謂日月之行有分野紀度。周有道理者，謂

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故曰有奇也。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故有大小月。小月每歲朔

虛，五日有奇，故止三百五十四日，又氣盈五日，有奇，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每歲連閏共計三百六十五

日，有奇也。漢律志云：日月五星從西而循天東行，天道從東西行一晝一夜，日月隨天西轉一周，如蟻行磨

上，磨轉一回，而日往東行止一度，月從西而東行十三度，故月行疾而一月與日一會，而立端於始。表正

周天，是以每歲冬至夏至，日行有南道北道之分。每月上弦下弦，而月有南道北道之分也。立端於始，表正

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張立端豈端正之木，以正天表也。上古樹八尺之臬，度其日出入之影，以正東

推日月行度之有奇，氣盈五日之有餘，朔虛五日之有餘。帝曰：余以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張帝復

推而算之，以終一歲之數，以終天道之周，而天度畢矣。帝曰：余以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張帝復

九之數，以合六六。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張首言人之九九以應天之六六，此

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張此言天以六六為節，而成一歲。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

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三氣。張此言地之九九人之九九而通乎天之六六者，皆本于陰陽。陰陽者

此三氣，地有此三氣也。故其生五，其氣三。張氣生五者，天之十千化生地之五行也。氣三者，五行所生三陰三陽之

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張以此三氣三而三之，以成天之六氣，地之六氣，人之六氣也。天之六氣者，

厥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天之六氣者，厥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天之六氣者，

津液生 于胃府 大腸主 津液小 腸主液 勝於者 津液之 所藏故 曰津液 相成神 乃自生 張兆璜 曰若謂 耳口 齒足屬 九竅而 非九竅 矣

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此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也人之六氣者藏府三陰三陽之氣也是以人
迎一感病在少陽二感病在太陽三感病在陽明寸口一感病在厥陰二感病在少陰三感病在太陰所謂
亢則害承乃制害則 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張再為九九九九分為地之九野人之九
藏蓋以九州配九竅九野配九藏故曰九野為九藏也

也○高士宗曰邑外謂之郊郭外謂之牧收外謂之野野附城郭者也脹論曰胸腹腸胃之郭也體中者心
主之宮城也蓋以九野在內九州在八方之外九藏在內九竅在形身之外故曰九野為九藏也以九野之
草生五色普偏于九州八荒是五色之變不可勝視矣五氣五味藏于心肺腸胃外使九竅之五色 故形藏
修明音聲能鼓此五味之美不可勝極矣是人之九竅與天氣相通而九藏之又與地氣相通也

四神藏五合為九藏以應之也張形藏者藏有形之物也神藏者藏五藏之神也藏有形之物者胃與大腸
五味入口藏于腸胃津液藏于膀胱以養五藏之神氣故以形藏神藏合而為九藏以配地之九野九州也
○按藏府各六止五藏藏神腸胃膀胱受盛水穀胆乃奇恒之府不藏有形三焦雖主決瀆乃無形之氣而
亦不藏有形者也故以九藏在內以應九野九竅在外以應九州而王氏諸賢妄以頭角耳目為形藏即三
部九候論之所謂天以候頭角之氣者候足太陽膀胱之氣也地以候口齒之氣者候足陽明胃府之氣也
小腸之脈至目銳眥都入耳中人以候耳目之氣者張首言人以九九制會後言地以九九制會蓋在人為
候手太陽小腸之氣也豈可以頭角耳目為形藏乎張首言人以九九制會後言地以九九制會蓋在人為

此詳言六九九之會也按六微旨大論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
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左
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先定位正
立而待之此之謂也蓋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外更治歲政每歲各一歲良正
六歲周通得盛衰之節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
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也在泉之左間右間為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政
盛至三之氣始有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
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

至二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右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
來司天治之為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天治之為六二陽明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
之為六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為六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為六五
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為六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于少陽治之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
本篇帝問所重在六六之節不及盛衰與標本之義其所謂九九制會者即下文自古通天者生之本至
合為五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

本為五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

本為五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

本為五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

本為五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

本為五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

氣論與云天之杳冥豈復有度乃日月行一日之處指二十八宿為證而記之曰度華象新書云天體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所附麗擬之為天體耳亦所以正氣之數而氣之有數正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何以見天度制日月之行也天本屬陽地本屬陰日為陽之精故為陽月為陰之精故為陰其行也各有分紀其周也各有道理蓋天自西而東轉其日月五星循天從西而東轉日則晝夜行天之一度月則晝夜行天之十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之分之得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將十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反少七度而不及日也陰陽家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本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刻當為一歲自除歲外之異則有三百六十五日除小月所少之日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歲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盈閏為十二月之制則有立之歲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斗建之宮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建方皆地氣但依曆以八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度畢矣王注云日行遲故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奇者謂十三度外脩行十九分度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歷律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天東行今太史說云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月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運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行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日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今太史說月行之率不如此矣月行有十五日前行疾有十五日前行遲有十五日前行遲有十五日前行疾者大率一月四分之而皆有遲疾遲速之度固無常準矣雖隔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凡行三百六十一度二十九日日行二十九度月行三百八十七度少七度而不及日也至三十日日復還計率至十三分日之五之六而不及者小盡之月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正言之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一歲法以奇不成日故舉大以言之若通以大小為法則歲止有三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日餘矣取月所少之辰加歲外餘之日故從閏後三十二日而盈閏焉又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鏡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遊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

分日之三百年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矣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寔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

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服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于其間然

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立端于始左傳文元言先王之正時也履

端于始注云步曆者以冬至之日為歲首表正于中左傳舉正于中注云舉中氣以正月推餘于

終左傳歸餘于終注云月有餘日則歸之于終積而為閏之王注云端首也表彰示也正斗建

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于初節之日表斗建于月半之辰還餘閏于根望之後是以閏之前

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綴曆有之皆他節氣也

革象新書云曆家逆考注古冬至歲月日時各紀甲子而曜交會五星連珠必推其聚于子正交枵之中

者名曰上元乃履端于始也從上元而下至當時測驗與籌策相應乃取正于中也又順推以後求其餘

分皆盡總會如初乃歸餘于終也何以見氣數紀化生之用也蓋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

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數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

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數之數也此則十二月各三十日若除小月其日又差矣故有此天度則自然有

此氣數而日異長短月移寒暑生長收藏無失其宜矣何以見地之與人皆九九制會也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以人皆本于天地之陰陽而生也故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竅皆本之于天氣其所以生者五全

木水火土也其所以為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此數語與生氣通天論相同非獨人由三氣以生

天地之道亦然故天地人之道三而三之則為九也此神藏計有其五合為九歲正所以應九野也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謂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張三五十五為一氣

有奇合氣盈朔虛而生閏故曰積氣盈閏也此以下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張師所以上帝貴道而祕密

論五運之主歲主時各有太過不及故復設此問張王氏曰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

四時代序惟師能闡明而傳道也帝曰請遂言之張遂盡也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

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月令曰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故

日而為一時四時合二十四氣而成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暮之月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

一歲以四時之氣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暮之月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

法此論五運之主歲也甲己之歲土運主之乙庚之歲金運主之丙辛之歲水運主之丁壬之歲木運主

百六十日五歲一周而復始也時立氣布者一歲之中又分立五運所主之時而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

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張每歲有六氣之加臨。五運之太過不及。氣有盛衰。則虛實之乘侮勝復。所由起也。歲氣之盛虛。至民病之生死。故不知氣運者。不可為良工也。

註此言積氣盈閏之法也。五日謂之候。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大明一統曆云。孟春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雁來自南。而北。後五日。草木萌動。仲春驚蟄節。初五日。桃始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季春清明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即鶉始屬。牡丹華。月令。秋後五日。虹始見。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織紉之鳥。○孟夏立夏節。初五日。蜩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氣初五日。苦菜秀。次五日。靡草死。

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後五日。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于時雖夏于麥則秋。○仲夏芒種節。初五日。螳螂生。一名蜥。始一名蜥。一名天馬。飛捷如馬。次五日。鵙始鳴。百穀後五日。反舌無聲。百舌鳴。夏至。次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蟞乃學。習。大暑氣初五日。腐萍鳴。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次五日。大雨時行。○孟秋立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次五日。大雨時行。始肅。後五日。未乃登。○仲秋白露節。初五日。涼風至。月令。青風至。疾風也。鴻雁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犀鳥養羞。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坯戶。景天華。一名鎮火草。越俗栽以土盆。云可彌火。後五日。水始涸。○季秋寒露節。初五日。鴻雁來。賓前言來如此。曰賓蓋先至為主。後至為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月令。作秋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零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孟冬立冬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一小三。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仲冬大雪節。初五日。水益壯。地始坼。鶉不鳴。月令。作鶉。旦夜鳴。求旦之鳥。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季冬小寒節。初五日。雁北鄉。次五日。鶡始巢。後五日。雉雊。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次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三候謂之氣。即立春有東風解凍。蟄蟲乃振。魚涉負冰。三候。而謂之一氣也。六氣謂之時。則六氣計有三月。而謂之春。四時謂之歲。計春夏秋冬之四時。而謂之一歲。各有其時。則五行各從其所主。而主治之也。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其

所候者。每年同法。故不知年之加臨。氣有盛衰。病有虛實。而始可以稱上工矣。故曰。數語見靈樞。壽夭剛柔篇。其曰。加者。即六元正紀。大論加臨之加。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張五運之始。始于甲己化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

不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張五運之氣。五歲更立。太過之年。則勝己所勝。而侮所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之。故各有所勝也。所勝之氣。不務其德。則反虛。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張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為

德常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此篇乃歲運之提綱，後天元紀五運行六歲，首氣交變，五常盡之，皆民病有胸膈腹背之災，故曰在經有也。

此言五運之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也。按氣交變之論，帝以五運之化太過為問，而伯以歲木太過，歲火太過，歲金太過，歲水太過，歲木太過，各有天時，民病應星為答。又以不及為問，而伯以歲木不及，歲火不及，歲金不及，歲水不及，歲木不及，歲火不及，歲金不及，歲水不及，各有天時，民病為答。又按五常政大論，帝以平氣不及，太過為問，而伯以木曰數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為平氣。木曰委和，火曰復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為不及。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為太過。謂之曰在經有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此言五運之所勝也。春應木，木勝土，長夏應土，土勝水，冬應水，水勝火，夏應火，火勝金，秋應金，金勝木。所謂得五行之主時而為勝也。春木合肝，夏火合心，長夏土合脾，秋金合肺，冬水合腎，各以四時五行之氣以名其藏。

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志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此論水運之氣至有太過不及，而皆歸始於春。蓋春為氣之始也。六元正紀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是以春未至而天氣溫和，此為至先運之太過也。主歲之氣太過，則薄已所不勝之氣，而乘侮已所勝之氣也。至真要論曰：氣至謂之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如所主歲運之氣，惟太過淫勝而不分，則民之邪僻内生，雖有良工不能禁也。下經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為病，甚徐者為病，持是以太過之歲，如木淫不政，行陽絕者死，不治歲火太過，大淵絕者死，不治歲水不政，行陰絕者死，不治歲土不政，行燥絕者死，不治歲金不政，行風絕者死。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

至而不治，受病而不致于工，不能禁也。至而不治，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如歲木不及，則已所勝之土氣妄行，而所生我之水氣受病矣。木火之氣虛，則已所不勝之金氣薄，而侮之也。命曰氣迫，為主氣不及，而所勝所不勝之氣交相逼迫也。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及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此復申言氣淫不分之義，所謂求其至者，求其四時之氣應至而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而寒失時及候，而五行所主之時氣不分，以致邪僻内生，而工不能禁也。○未濟公曰：此節添一也字，有意。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十一
四十一

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五運行大論云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侮而受邪

異也
馬此明勝之為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勝也所謂勝者即五行相剋之謂如春屬木夏屬火長夏屬土秋屬金冬屬水故春勝長夏木剋土也長夏勝冬土剋水也冬勝夏水剋火也夏勝秋火剋金也秋勝春金剋木也此乃五行以時相勝而在人則以氣命其臟肝勝脾脾勝腎腎勝心心勝肺肺勝肝者是已然欲知其勝之為候則在于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斯時氣候未當至而先至者是氣有餘則肺

金不足金不剋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于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假令肝木有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剋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于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

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臟之氣內相淫并為疾故曰氣淫也氣候應至不至而後期始至是氣不足故曰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木被土凌

故云所勝妄行而心亦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薄之故曰所不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為疾故曰氣迫何也蓋我剋者為所勝剋我者為所不勝生我者為所生耳故必謹候其氣至之時

凡候其年則始于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于四時定期候其日則隨于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若失時反候而五行所治主統一歲之氣者不能分之則邪僻內生醫工不能禁之矣

帝曰有不襲乎
張襲承襲也木承水而王于春火承木而王于夏土承火而王于長夏岐伯曰蒼天之氣不

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
張言蒼天之氣四時代序自有經常然五運之氣有德化政令

災者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

微當其時則甚也
張五運相襲氣之常也反常則為變易矣變常之氣至則為民病矣如春木主時其變為

氣為風木變氣為燥金變氣為主氣之所不勝而民病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變易之氣至非其剋我之時為病則微當其剋我之時為病則甚

馬此言五運之氣有不襲者乃所以為變而民病之微甚生死係之也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氣變常而苛疾至矣假如木令

太過木剋肺土然肺金足以制之是因所勝而病微也若肺金不足以制之而脾土為肝之所不勝其病

當危矣但所不勝者其病既甚而又重感于邪則必死耳故非其所勝之時則病必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病必甚也

五常論
云其類
草木

五氣入
神藏以
通九竅
五味入
形藏以
養九藏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

而後化生萬物之有形也五常政論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然而五味所資

變化有厚薄成孰有多少終始不同蓋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合而化生萬物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

化然生生化有厚薄成孰有多少故帝設此問焉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

請陳其方張所謂大虛廖廓肇基化元神靈開神靈指天地陰陽而言言大哉天地陰陽之間也陳其方言其

也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張草者五穀五菜及果木而言也蓋天

也草本五色者其色為蒼其化為榮其色為赤其化為茂其色為黃其化為盈其色為白其化為飲其色為

黑其化為肅物極而象變不可勝視也草生五味者其味為酸其味為苦其味為甘其味為辛其味為鹹以

草生之五味而不及于五菜五穀嗜欲不同各有其通張先人之嗜欲不同而五味各歸所喜如苦先入心酸

五果五畜之美不可勝極也嗜欲不同各有其通張先人之嗜欲不同而五味各歸所喜如苦先入心酸

各有其通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張五氣臊焦香腥腐也在天為氣故食人以五五氣入鼻藏於心肺

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張天位居高而包乎地之外故五氣從外竅而入入于心肺心肺居上五味入口

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張地位居下而處乎天之內故五味藏于腸

相生矣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氣和津成而五藏之神乃自生矣濟公曰神氣為陽故曰生津液為陰故曰成

此帝以萬物稟氣多少為問伯乃大其問而以天地之氣味養人者繫之也萬物皆有形必氣合而後

成之萬物皆有形必因變而正其名變者異也禮祭法篇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正名

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者使民不惑也共財者供給公上之賦斂也凡皆天地之所運陰陽之

所化但萬物稟此陰陽之氣者必有多少而虛得而問之伯言天地至為廣大難以盡言其間陰陽所化

者萬物有色而草木五色有出于天成者有出于人為者極之而有不可勝視者也萬物有味而草之五

味有出于天成者有出于人為者極之而有不可勝美者亦惟人之嗜欲無窮氣味皆有以通之故陽為

氣氣出于天而上天之五氣無言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氣入于鼻以通于五藏而藏于心肺遂使五色

修明音聲能彰矣靈樞憂慮無言論云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此乃入于鼻上下于喉嚨而通于五

藏者與陰有所藏以養五氣則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氣乃自生矣憂慮無言論云因喉者水穀之道路也

遂使味有所藏以養五氣則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氣乃自生矣憂慮無言論云因喉者水穀之道路也

此乃入于口由于咽喉而通于六府者與孰謂氣味不盡萬物陰陽之妙而即入又不可以盡萬物稟賦之大耶吁非帝不能問非伯不能答其一時神聖聚會于一堂而講究玄理以救萬古之民命者如此

帝曰藏象何如張象者像也論藏府之形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脉為陽中之

太陽通於夏氣張心主血中焦受氣取汁化赤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為生身之本心藏神而應變

也左體為肺故其充在血脉其類火而位居尊高故為陽中之太陽而通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

其充在皮為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張肺主氣而藏魄故為氣之本魄之處也肺主皮毛故華在毛充在腎

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為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張冬令之時陽氣封閉蟄蟲深

中之少陰而動于冬氣冬主水也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為陽中之少

陽通於春氣張動作勞甚謂之罷肝主筋人之運動皆由乎筋力故為罷極之本肝藏魂故為魂之居爪者

者木之色木旺于春陽氣始生故為陽中之少陽以通于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榮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

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張足太陰獨受水穀之濁為轉

脾能運化糟粕轉味而入養五臟輸出腐穢于二陰故名之曰器也四白唇之四際白肉也口為脾竅而主

脾故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甘者土之味黃者土之色也脾為陰中之至陰通于土氣此節指

脾而言以腸胃三焦膀胱並受傳水穀之精粗故總為倉廩之本受濁者為陰故曰至陰之類凡十一藏取

決於膽也張十一藏府之氣皆升故取決于胆也所謂求其志者皆歸始春

馬此明十一藏象而總言取決于胆也夫藏在內而形之于外者可問斯之謂藏象也靈樞本神篇常問
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載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
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魄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
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達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篇心藏則

張今認
曰罷同
罷蒼日
有罷已
之心不
二心之
臣肝乃
將軍之
官故為
罷極之
本

太陰為
之行氣
平三陰
寸口亦
太陰也

曰生之本神之變肺藏則曰氣之本魄之處腎藏則曰精之處肝藏則曰魂之處正當以彼義而釋此義也試以心藏言之心者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吾身與萬事萬物之所以生以之為本神明應用以之變化面居上心則華之火炎上也血脈在中則充之心主血脈也五藏生或篇云諸血者皆屬于心痿論云心主身之血脈心肺居于膈上皆屬陽而心則為陽中之陽當為陽中之陰也自時而言夏主火心亦屬火其通于夏氣乎以肺藏言之五藏生或篇云諸氣者皆屬于肺故五藏之氣以為之本肺藏魄故魄以為之處肺主身之皮毛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膚與心居于膈上皆屬陽而肺為陽中之陰當為陽中之太陰也自時而言秋主金肺亦屬金其通于秋氣乎以腎藏言之腎主冬冬主閉藏故腎主封藏之本也腎者主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為精之處也腎主骨髓腦為髓海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肝居于膈下皆屬陰而腎為陰中之陰當為陰中之少陰也蓋肺為手太陰故即以太陰名之而腎為足少陰故即以少陰名之耳冬主水腎亦屬水其通于冬氣乎以肝藏言之肝主筋故勞倦罷極以肝為本肝藏魂故為魂所居靈樞本藏篇云肝應爪故其華在爪肝主筋故其充在筋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肝主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又諸氣皆屬于肺則吾身之血氣皆由肝而生也又曰在味為酸在色為蒼故其味酸其色蒼也東方為陽生之始而肝則為五藏之長故肝屬陽中之少陽也春主木肝亦屬木其通于春氣乎然脾雖屬于五藏而與胃以膜相連故此脾胃為倉廩之官大腸為傳導之官小腸為受盛之官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然六府皆所以受物實而不滿者也故皆可以為倉廩之所居又為營氣所居之器也凡所以化糟粕轉味而或入或出者皆由此六府耳陰陽應象大論云脾主口故其華在唇四白者口唇四際之白色也又曰在味為甘在色為黃故曰其味甘其色黃也脾居中州為陰中之至陰故曰至陰之類通土氣也靈蘭秘典論云胆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凡十一藏皆取決于胆耳蓋肝之志為怒心之志為喜脾之志為思肺之志為憂腎之志為恐其餘六藏孰非由胆以決斷之者乎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為格陽

張此論藏府之六氣以應天地之六六也左為人迎右為氣口蓋

陽氣從左而行于右陰氣從右而行于左故以人迎以候三陽之氣故者承上文而言人之藏府以應三陰三陽之六氣也一盛病在少陽少陽主春升之氣也太陽主夏陽明主秋四盛以上者言人之陰陽惟陽木盛名曰格陽蓋陽在北陽格于外不得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為三陰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陽之太過也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為三陰之化以和之此三陰之太過也此論寸口人迎之病脈以應四時之三陰三陽即四時之六氣不平而亦為

三陰三陽之民病也故六微旨大論曰至而不至來氣不及未至而至來氣有餘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

關陰張寸口手太陰之兩脈口以候三陰之氣也厥陰主乙木春生之氣故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之氣少

靈樞經曰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上下相應者脈口與人迎平等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此言天地之陰陽以應人之藏府藏府之六氣以應天地之陰陽也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為關格關格之脈贏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張 張得四倍以上者陰陽俱亢極也贏盈同極至也蓋天有陰陽地有陰陽陽盛之下陰精承之陰盛之下陽氣承之陰陽承制而交相生化者也人生于天地氣交之中陰陽和平是為無病如陰陽俱盛而不和是不能及于天地陰陽精氣之承制則死矣此即六微旨之所謂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生化大病

論 此言關格之脈而決其為死也上文言十一藏之藏象矣其胃胆小腸大腸三焦膀胱之脈見于左手寸部曰人迎肝心脾肺腎之脈見于右手寸部曰氣口故靈樞經終始經脈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

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篇名之曰關格正以拒六陰于內而使之不得出耳王注止言手經而不言足經者未考諸篇本義故耳又言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

而躁病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故此篇名之曰關陰正以關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入耳王注止引躁脈而不兼手足者非按傷寒論云寸口脈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大

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跌陽脈伏而濡伏則吐逆求穀不化瀉則食不得入名曰陽格夫內經諸篇分明以左手人迎脈大自一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陽經為病其名曰格故春夏人迎微大

者為無病今仲景曰在寸為格又曰格則吐逆是以格脈誤為內經之脈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宗之且曰口氣之脈大四倍與人迎則又同于難經三十七難之誤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人迎大于氣口者為

格脈也內經諸篇分別以右手氣口脈大自一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陰經為病其名曰關故秋冬氣口微大者為無病今仲景曰在尺為關又曰關則不得小便是以關脈誤為內經之閉證證此事難知集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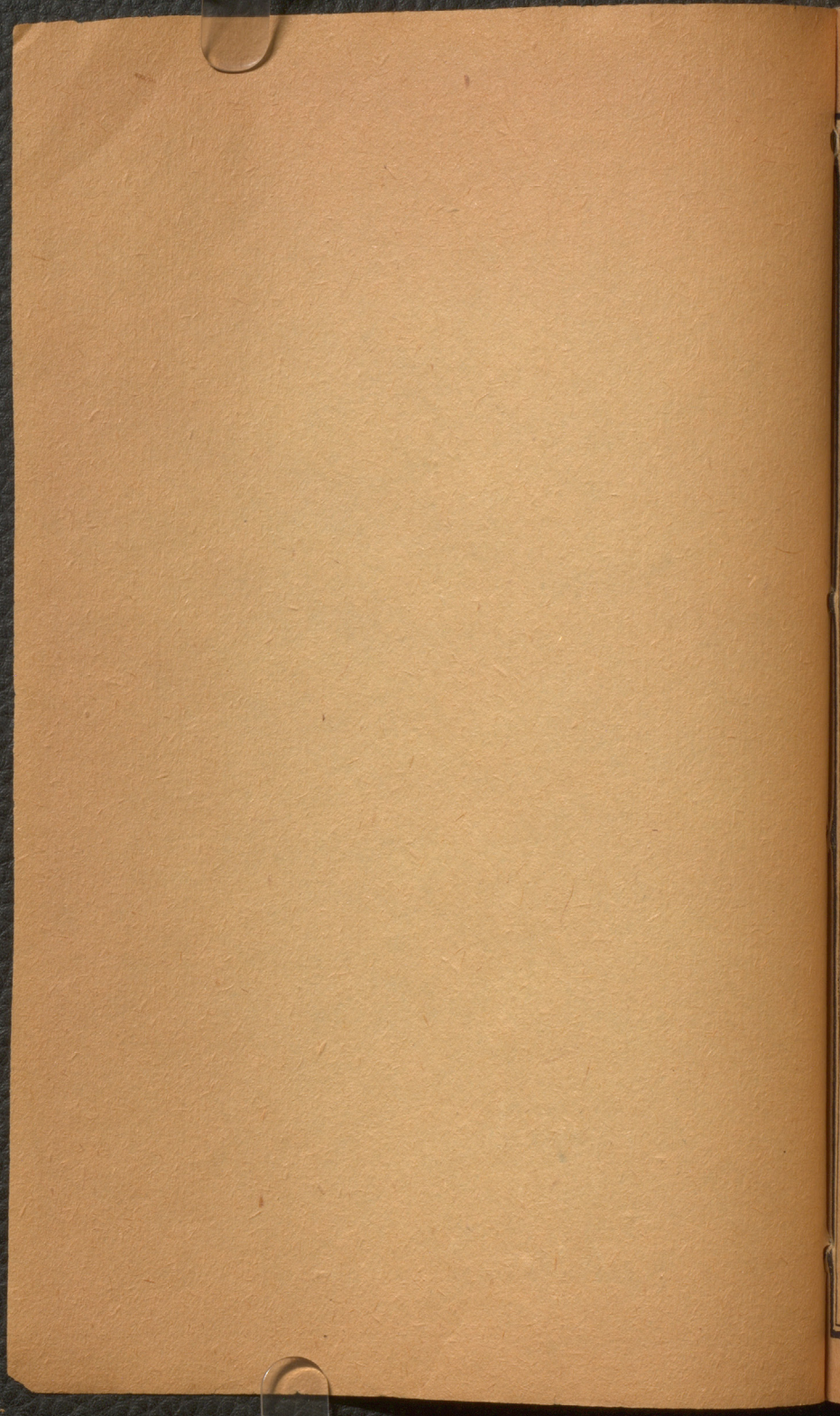
東垣宗之且曰人迎之脈大四倍于氣口則又同于難經三十七難之誤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氣口大于人迎者為關脈也宋丹溪纂要竟列關格為病名亦曰脈兩寸俱盛四倍以上是其病名之誤同于仲

景而脈以四倍已上為說則又欲正東垣之誤而不得內經諸篇之精緒也嗚呼痛哉軒岐之旨乎秦張王季朱諸賢後世業醫者所宗尚與內經渺然如此況能使後世下工復知關格為脈體而非病名也哉

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則死矣兩寸部兼盛之極也復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故此篇曰關格之脈贏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又與盈同即俱盛之謂也

黃帝素問內經合纂卷一終



H8742

1922

V. 1 no. 1

V. 1